



联合国 大会



PROVIONAL

A/40/PV. 55

1 November 1985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届会议

第五十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10月31日星期三，下午3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莫兰诺-萨尔切多先生 (副主席) (菲律宾)
 嗣后：卡斯特罗-德巴里殊女士 (副主席) (哥斯达黎加)
 嗣后：穆舒塔斯先生 (副主席) (塞浦路斯)

——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35]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b) 起草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 (c) 秘书长的报告；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 工作方案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主席不在，副主席莫雷诺·萨尔塞多先生（菲律宾）主持会议。

下午3点30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35（继续）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40/22 和 Add. 1-4）；
- (b) 起草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的报告（A/40/36）；
- (c) 秘书长的报告（A/40/780）；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A/40/805）

主席：在邀请第一位发言者发言之前，我要按照议事规则第71款附加条款5要求各位代表按照发言名单上的秩序发言，有一项谅解，那些不能发言的将被移到当天发言的最后一位，除非他们自己同其他代表安排变换秩序。

我要通知各会员，由于对当前的议题要发言的人很多，辩论将在明天上午继续进行。星期四下午，大会将开始审议议程项目14，“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

阿扎胡克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尽管联合国认识到种族隔离政策的罪恶，尽管联合国极其重视这个问题，自1952年以来把它列入大会议程并且自从那时起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尽管联合国在消除种族隔离问题上通过了许多决议，尽管国际社会一直呼吁结束这个不仅针对南非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并且针对整个人类的罪行，这个罪行代表着一种耻辱，只有把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从这种压迫性行为中解放出来才能洗刷这个耻辱，尽管以上这所有一切，种族隔离政权继续执行其政策，剥夺非洲人最基本的权利。每天在公然蔑视国际意志和人权的情况下，他们使南非公民遭受最野蛮的剥削、镇压和压迫。它还使南非公民受到最野蛮的监禁、拷打和谋杀，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犯罪，而是因为非洲人要求获得公正、平等和自由。种族主义的南非政府通过实行紧急状态使南非变成了一个大监狱。

今天南非出现了大规模普遍反抗，这是南非人民为获得他们基本人权所进行的斗争的一个新篇章。尽管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进行野蛮的镇压行动，尽管出现一切形式的压迫，影响各界人士，例如工会会员，工人、学生、神职人员和儿童，尽管它追捕斗士并且仅仅由于他们在为消灭种族隔离的罪恶制度而斗争就指责他们叛国，种族主义制度所实施的罪恶行为只能增加南非人民为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和获得所有公民平等的决心。因此尽管有威吓的罪恶行为，武装斗争和抵抗日益加强。

面对这场反抗，比勒陀利亚政权正在企图加强它的核能力和军事能力，并且增加1984年至1985年的军事开支，1984年到1985年间的军费开支比1983年到1984年间的军费开支增长21.4%，这是文件A/40/22中所详细载明的。所有这些都可以使南非变成持续紧张局势的焦点，因为他继续对邻国进行侵略，威吓他们并且在南非执行种族隔离政策。气急败坏的企图消灭南非人民日益加强的英勇斗争的白人少数政权正在使用一切手段，例如从所谓的部族家园或班图斯坦驱逐大量人口，这些地方只不过是大规模黑人集中营而已。它还禁止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各种组织的一切集会。

在南非侵略政策指导下的一切行动，按照种族隔离政策所进行的一切野蛮恐怖主义行动，都不能阻止南非人民通过每天的牺牲正在达到的目标，这就是建立一个基于自由和平等，没有歧视，根除对南非人民的压迫和统治的社会，以便这个人民可以获得自由和人类尊严。

不断对南非大多数人民进行侵略的种族隔离政权，不仅在南非和纳米比亚实施非人道行为，并且超出了这个范围给整个南部非洲带来灾难和不稳定。它对莱索托、博茨瓦纳和安哥拉进行侵略并且发动军事攻击，他还破坏邻国的基础设施并妨碍他们的发展。尽管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侵略政策，尽管联合国的所有决议呼吁停止与这个政权的一切合作，一些西方国家仍然与种族主义政权保持密切合作，并向它提供物质和道义支援。向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提供的一切形式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援助都会鼓励这个政权继续进行压迫和侵略。帝国主义国家呼吁采取

政策，采取所谓的建设性接触政策不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只保护种族主义政权，并且拖延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不可避免的根除。

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时而进行的假改革，例如新的宪法，只是巩固了种族隔离政策，只构成了不能欺骗南非和国际社会人民的行动。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仍然得到另一个种族主义政权，这就是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支持。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两个制度的种族主义性质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并在所有方面进行合作。文件A/40/22/Add.2列举了在核方面、军事、经济、学术、文化和体育方面这种合作的方式，文件中提到：

“以色列和南非之间的合作不仅限于录用工程师和技术员，同时还包括在军事方面和核方面进行互访和交换技术，以及各国的士兵参加军事演习和训练。据称以色列鼓励南非的犹太人到以色列旅行，并且每年服军役一个月。”

(A/40/22/Add.2, 第20段)

占领巴勒斯坦的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之间的核合作威胁了非洲和阿拉伯民族的安全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种族主义政策是反人类、反人类尊严的罪行。国际社会应该进一步努力消除这一政策。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在种族隔离制度和占领之下的处境要求国际社会采取有效的措施，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并且建立一个符合群众意愿，并且保证平等、自由和正义以及没有歧视的民主制度。同时要求全力支持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为争取一个以不论种族、肤色和信仰如何的所有人的平等为基础的社会尊严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应该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以便使南非放弃种族隔离政策，并且保证建立多数统治使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独立。南非政权进行恐怖和折磨的活动，在南非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公然无视联合国的决议，此外，还有对邻国的侵略行径，以及加强少数政权的军事与核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必须对南非政权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主席主持会议。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认为，必须消除种族隔离政策。因此，自1969年9月1日的革命以来，利比亚一直在所有方面抵制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而且全面禁止同这一制度交往。

最后，我要赞赏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特别委员会在主席、尼日利亚加尔巴大使的领导下为动员国际舆论反对种族隔离政策所作出的一切努力。我们也赞赏特设委员会起草了一项在体育方面反对种族隔离的公约，这项公约是对消除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又一贡献。

伊卡萨·加里亚德先生（尼加拉瓜）：四十年前，经过一场使人类付出巨大代价的残酷战争，打败了纳粹法西斯主义力量。四十年后的今天，国际社会继续目睹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即那些应该对上一次世界大灾难负责任的力量继续在南非犯下的罪行。在《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三十年后的今天，种族隔离制度继续在违反《宣言》的每一项规定。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区象南非这样如此公然和残暴地支持和奉行种族主义政策。种族主义把人口加以分类以此严格地限制南非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非洲人占人口的75%以上，但是他们没有权利生活在被白人独占的南非领土的87%的地区。非洲人过去直到今天仍然由于就业、上学、医疗和娱乐设施等方面的各种各样的歧视遭受苦难。这是白人少数在这个国家肆意推行一项通过残酷镇压强加一系列复杂法律所确定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那些仅仅把种族隔离简单地看做种族不容忍的人是错误的。种族主义是这个制度的组成部分，这个制度是通过种族主义来运转的，但是最终的目标是对南非绝大多数人民的政治统治和剥削。

迫使数百万黑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过着囚犯一般生活的班图斯坦政策、大规模的逮捕、镇压和屠杀等等，这些只是这个罪恶制度的一小部分。

种族隔离制度的性质及其生存并不是偶然的巧合。种族主义政策过去是现在依然是顽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支柱。正是资本主义维持了种族隔离制度，为此提供了生殖之地，并且加以容忍。

黑人劳工，即奴役劳工受到的非人待遇和残酷的剥削，以及用来减少生产成本的劳工规定对在南非投资的西方经济企业有相当的吸引力。这种有利条件，连同比勒陀利亚愿意充当帝国主义在南部非洲和南大西洋的宪兵，把南非变成了帝国主义最难得的盟友，两者的关系十分紧密和明显。

对内的残酷镇压、对外不断侵略和破坏前线国家稳定的政策以及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这些都是南非政权推行种族隔离政策所造成的后果，这个政权的本质决定自己如果要生存就得制造恐怖。

比勒陀利亚政权显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了持久的威胁。因此，我们不能期待改变和变革这个制度。我们唯一和一贯的目标必须是最终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只有到那时候，才能够在世界上的这一地区建立和平、安全和正义。

同样清楚的是，某些国家容忍非人的种族隔离制度，公然无视联合国的呼吁和决议，并且同这一政权维持贸易、金融和外交关系。

回想起来，纳粹政策那么快就被忘记了，这是令人震惊的。某些国家是纳粹主义的受害者，而今天却是种族隔离政权生存的最坚强的支柱。

必须承认，今年来，要求采取有效的国际行动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力量不断加强。一些主要的西方国家已经开始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减少同南非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往来，并且表示支持对南非实行强制性制裁。但是，美利坚合众国和南非政权在军事、技术、金融、商业和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实际上仍然没有改变。同样，我们看到“建设性接触”的虚假政策仍然继续在奉行。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维持这个不得人心的政权以及外国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利益，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的事情了。

南非政权已经迫使所有的被压迫人民起来共同斗争，反对这一暴政。人民的暴动是这些镇压性政策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尽管南非大多数人民遭到残酷镇压，受到围困，黑人爱国者每天遭到屠杀，但

南非人民的抵抗仍然日益壮大。 纳米比亚和南非内部的解放斗争激剧加强，迫使南非部队的一个师长克拉克将军不得不说，“他们目前正处于一种一般由全面战争造成的经济、思想意识和军事状态。”

显然，南非人民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最后取得平等、公正和自决的权利。这使得某些人提出了所谓南非暴力螺旋式上升的论点。 这一论点的唯一目标就是要掩盖真相，避免公开指出那些对这一局势负主要责任的人。 南非对破坏该地区的稳定负有责任。 这种态度将会鼓励比勒陀利亚加强新的镇压，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继续侵略前线国家，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权利。

这一局势是爆炸性的，决不能让它继续下去。 今天，南非的盟友有了一个表现他们“热爱民主和自由”的机会。

有人正在根据华盛顿的命令，企图推翻尼加拉瓜合法的革命政府，而在南非和纳米比亚，却找不到这样的捍卫自由的人。 我国代表团不仅感到奇怪，既然美国会在世界上到处活动，推翻独裁的政府，那么它为什么不帮助南非的爱国者为反对种族隔离暴政所进行的斗争呢？

就美国政府而言，在南非的问题上，所有的取消自由，乱杀和折磨人民、强迫几百万黑人移居到班图斯坦等等都是和它无关的。 就里根总统而言，种族隔离是不存在的，纳米比亚也是不存在的，比勒陀利亚对前线国家采取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也是不存在的。 同样，在中东，非法占领阿拉伯领土、有系统地侵犯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等现象是不存在的，正如拉丁美洲同样不存在一样，甚至连一心和平和谈判解决中美洲危机的孔塔多拉集团也是不存在的。

然而，我们人民、南非人民、巴勒斯坦人民和中美洲人民却知道，谁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伪装是再也不会有效果了。 种族隔离已经受到历史的谴责，历史还将谴责那些对维持这一可恨政权负责的人。

国际社会必须更加充满战斗精神。 它必须要求尊重联合国决议，对种族主义南非实施禁运和制裁。

非洲统一组织建议在纪念1976年6月索韦托暴动十周年的时候，召开一次关于制裁南非的国际大会，尼加拉瓜表示支持。

国际社会有责任支持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进行斗争。只要种族隔离存在，整个人类就会被奴役。国际社会面临着一个挑战 and 一项义务，即尽一切可能，支持纳米比亚和南非的解放运动。只要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受到肆意的侵犯，那么南部非洲就不会有和平。只要纳尔逊·蒙代尔等英雄和几千名其他的爱国者继续被关在监狱里，那么就不会有和平。只要纳米比亚继续遭到占领和掠夺，那么就不会有和平。只要南非继续对兄弟国家和前线国家推行侵略和破坏的政策，那么就不会有和平。只要种族隔离存在，那就不会有和平。

南非人民的英勇斗争将继续进行下去。南非人民已经决定取得自由，谁也无法平息他们的愤怒。我们尼加拉瓜人对此深有体会，因此，我们无条件 and 积极地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的正义斗争。我们是为获得自由、公正和和平而战的兄弟。

柯赛罗先生（芬兰）：南非的局势急剧恶化，暴力和流血继续增加，芬兰政府对此严重不安。南非政府宣布的紧急状态进一步加剧了南非政府和大多数非洲人民之间的冲突。目前为止所进行的有限的改革毫无意义，因为他们并没有改变这一制度的基本特征。只有废除种族隔离，承认所有南非人的公民和政治权，才能够为南非历史的和平和民族发展奠定基础。

在联合国内，芬兰和其他北欧国家进行了密切合作，努力消除南非的种族主义制度，并使得该国的权利过渡给一个经过自由和公正选举产生的政府。我们相信，国际社会采取统一和一致的措施是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的最好办法。

我们已经强调了安全理事会采取具有约束力的制裁的重要性。在目前的局势下，南非政府给联合国会员国提供的选择极其有限。当说服和呼吁毫无效果的时候，只能采取制裁。芬兰一贯呼吁安全理事会采取有效的强制性制裁，因为我们相信，这种措施能够取得理想的效果。

尽管国际局势出现了变化，但经济制裁仍然是可行的。因此，芬兰和其他北欧国家已经决定采取单方面的措施，进一步限制我们和南非在经济和其他领域中的关系。我们敦促其他国家采取同样的措施，加强国际上对南非政府施加的压力。除此之外，安全理事会第558(1984)和第569(1985)号决议以及大会第39/72 G号决议都提出了有关采取一致的国际行动、消除种族隔离的措施，所有国家，特别是南非的主要贸易伙伴都应该加以执行。

1978年，北欧国家通过了一个反对种族隔离的联合行动纲领。不到两个星期以前，北欧国家外交部长们修正和扩大了这一纲领。它已经作为联合国第A/40/754号文件得到了散发。北欧国家将在联合国内进行努力，以使得安全理事会通过有关投资、贸易和运输等方面的制裁措施，并使得安全理事会关于武器禁运的第418(1977)号决议得到严格遵守。联合抵制石油运输也是这一政策中的一个内容。

同时，北欧国家自己通过了若干进一步的单方面措施，他们将在国家的水平上执行这些措施。这些措施的大部分是有关经济方面，包括禁止或劝阻新投资或提供贷款，并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第569(1955)号决议中建议的措施。此外，北欧国家将增加对难民和解放运动、以及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和反对者的人道主义援助，并增加对前线国家和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其它国家的援助，并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合作，以期减少他们对南非的依赖，这样，加强他们抵挡南非颠覆政策的能力。芬兰认为这项工作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强有力的进程。北欧工作小组将继续考虑和评价可能对南非采取的新措施。

尽管我们与南非的关系已经降低，芬兰政府将很快制订新立法，以期执行与南非贸易和经济关系有关的进一步的国家措施。我们对南非和纳米比亚解放运动和被压迫人民的直接和间接的援助也将进一步加强。

种族隔离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引起暴力。通过日益加剧的军事侵略和经济压力，南非政府企图颠覆邻国，并迫使他们屈服它的控制。这些侵略行径形成了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障碍，并不断受到联合国成员国的一致谴责。南非政府一直不能对这些行径提出任何可以接受的解释——这完全是因为没有任何解释。

我们在去年向大会的发言中提到了图图大主教和他为谈判解决南非问题所做的工作。今年，我们感到欢欣鼓舞的是，尽管那里的局势不断恶化，但他不断地、毫无畏惧地坚持认为，政府和南非大多数人的真正代表之间应开始这种对话。我们感到欢欣鼓舞的是，尽管时间正在流逝，他仍然看到有希望在南非进行和平改革。我们和他站在一起要求立即废除紧急状态法，释放所有政治犯，流亡者自由返回家园，以及最终粉碎镇压性的种族隔离制度。为此目的，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每一个成员国来说，现在正是采取行动的时候。

西考卢先生（赞比亚）：首先，我要对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和其杰出的主席尼日利亚的加巴大使继续在调动国际社会反对种族隔离中发挥决定性的积极和重要的作用表示赞赏。特别委员会得到赞比亚的全力支持，他向大会所作的报告资料丰富，无疑具有很高的价值。

大会在一般性辩论和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一结束后就在这次会议上讨论种族隔离问题是恰当的。优先审议这一项目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在南非，一场极其严重的对抗现正在改革力量、被压迫的大多数黑人和拼命地企图使种族隔离的罪恶永久化的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之间迅速地展开。

种族隔离在很久之前就被国际社会宣布为一项反人类的罪行。我们许多国家在提倡消除种族隔离时一再指出，这一制度在本质上是暴力的，它本身不仅是对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一个威胁，而且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当然，其中部分原因是，发明和实施种族隔离是作为少数白人统治和剥削南非大多数黑人的工具。

现在谁能怀疑，种族隔离的本性是暴力的？在过去的一年中，国际社会几乎每天在电视上看到南非警察和军事部队的残暴行径，并从收音机中听到以及从报纸和杂志中读到这样的残暴行径。南非警察和军事部队的这些残暴行径一直是并将继

续是针对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只是向种族隔离和它所代表的一切进行示威。

这些人使用了非暴力的示威手段，但对种族隔离政权来说，这是无关紧要的。他们胆敢示威这一点就够了。数百名无辜的人民，事实上超过了1,000，惨遭种族政权的杀害。许多其他人身负重伤，被拘留和受到折磨。确实，种族主义政权在南非的许多地方实行了紧急状态法。

仅在几天前，图图大主教向特别政治委员会发了言。他温和地、通情达理地和客观地叙述了南非他自己国家的局势，这与他的性格和名声是一致的。他解释了自己为鼓励在南非消除种族隔离和少数人统治并建立一个以大多数人统治为基础的公正、民主和非种族歧视的社会的和平改革进程所做的努力。他告诉特别政治委员会，比勒陀利亚政权不仅轻蔑地拒绝他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努力，甚至不允许他与博塔先生会晤。

图图大主教是人们在整个南非苦难的历史中听到的许多理智的声音中的一个。图图大主教的一个亲密同事阿伦博塞克由于在提倡和平改革南非的种族隔离中试图讲道理而遭到拘留；不用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几十年来一直试图在南非进行和平改革，结果是，许多领导人，包括曼德拉被关进了罗宾岛上的监狱。

南非现在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被压迫的大多数人民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们现在走上街头，以言论和行动示威，表明他们不再愿意忍受长期以来压迫、剥削和不把他们当作人看待种族隔离制度。他们要求现在就铲除种族隔离，他们准备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他们长期以来在种族隔离政权之下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和侮辱，对他们来说，生与死的差别已经没有任何哲学意义——这种差别根本不存在。

因此，他们不再害怕该政权对他们实行的恐怖主义。他们向自由前进，甚至最残暴的警察和军队的镇压都无法阻挡他们。

国际社会不能对南非的形势不辨是非，这很重要。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辩护者看

来企图说服世界，该政权正在逐渐地放弃种族隔离。比勒陀利亚政权不时宣布的在种族隔离制度中进行的所谓改革被这些辩护者欢呼为重大的行动，值得国际社会的鼓励。因此，我们被多次劝告要谨慎小心，不要破坏改革。

事实是，比勒陀利亚政权并没有开始对种族隔离进行任何改革。该政权仍然象以往一样致力于维护种族隔离。实行的所谓的改革只是为了为种族隔离镀金，而同时确保种族隔离不受损害。比勒陀利亚在这方面的阴谋正是要欺骗并愚弄国际社会，并在南非本身分裂被压迫的人民。该政权进行的所谓的改革并没有在任何方面触及种族隔离的本质。在任何情况下，正如我们反复指出的那样，种族隔离是不能加以改革的。必须彻底铲除种族隔离。

毫无疑问，所有国家都声称憎恨南非政权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我们在各种宣言中谴责它。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是团结的，也许我们也都同意需要铲除这一罪恶的制度。本大会中对怎样能够最好地和最快地促进消除种族隔离有分歧，这也是事实。比较理想的是这些分歧不存在，我们都能够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一起工作。

但让我们坦率地说，大会中对怎样解决种族隔离问题的分歧主要是在两三个国家的少数与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的多数之间的分歧。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的立场正在得到所有国家人民的越来越多的支持，实际上也是南非被压迫人民和他们的解放运动的立场；但这一立场受到了大会中占少数的两个或三个国家政府的反对。

现在我们完全应该说，我们需要采取共同的立场，以便向南非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实际上，我们应当做的就是有必要找到共同的基础，但是，占少数的两个或三个国家继续拒绝大多数的立场，并企图说服大多数放弃自己的立场，为了团结的利益接受少数国家的立场，这难道不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行为吗？难道只有接受少数国家的观点我们才能够向南非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吗？难道持有没有得到普遍赞同观点的少数国家不需要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吗？

确实，种族隔离问题并不是新产生的。联合国多年来一直在讨论种族隔离的问题。为了结束种族隔离，从请求、说服到劝说南非，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了。南非没有做出响应。因此，我们支持对南非的经济制裁不只是因为喜欢制裁。被压迫的人民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街头不是因为他们热爱暴力和流血。南非的解放运动诉诸武装斗争不是因为爱好战争和战争的后果。

我们抱有这种历史的责任感很重要。我们到达这个地步正是由于南非政权的顽固。那些反对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的观点的人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的东西。举例说，1969年的《卢萨卡宣言》是联合国的一项正式文件，该宣言雄辩地支持南非的和平改革。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希望为南非制定宪法。我们承认，这是南非人民自己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呼吁在白人少数政权与被压迫人民的真正领导人之间进行谈判。

我们支持对南非的经济制裁，我们一直强调，在我们认为，经济制裁是在比勒陀利亚政权顽固态度面前唯一能够带来改革的和平手段。制裁是为了促进尽早解决南非的种族隔离问题和减少该国的流血。

那些反对对南非进行制裁的国家迅速地对其他国家进行制裁，而不考虑这种制裁是否会起作用，或实际上会损害这些制裁所想帮助的无辜的人民。那些反对制裁南非的国家并没有明确地说明它们是反对制裁本身，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对世界任何国家实施制裁。因此，我们不得不问什么是它们反对制裁的真正理由。

当然，对南非的盟国、朋友和支持者保卫者来说这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但目前的现实是，大会中总有一些国家不愿对南非采取果断行动。比勒陀利亚政权把这些国家认为是朋友和盟国。其中一些公开声称南非是一个盟国。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拒绝对南非采取行动，有时发表自相矛盾的声明，有时在安全理事会投否决票，以便保护南非，实际上鼓励南非蔑视联合国，并在种族隔离、纳米比亚独立或对该区域独立非洲国家进行的持续的侵略和破坏方面态度顽固。

或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南非才被看作是在南部非洲抵制共产主义的中流砥柱，和西方价值的捍卫者。

必须十分强调，南部非洲的局势极端严重，它要求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紧迫、大胆的步骤，才能避免一场灾难。我国总统凯尼斯·戴维·卡翁达博士阁下1985年11月22日在联大发言时强调指出，南非现在应作下述努力：第一，明确宣布种族隔离制度死局已定，博塔总统愿意同被压迫人民的真正领导会晤，讨论南非的未来；第二，取消紧急法状态；第三，取消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它政党的禁令以及第四，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

我不想重提共同体政府首脑在最近的巴哈马会议上采取的集体立场。这一立场是在经过严肃、长期和艰巨讨论之后决定的。赞比亚希望南非能够注意到英联邦的这一立场。如果在6个月的时间内南非继续无视这一立场，就将采取共同体国家首脑所设想的进一步措施。

整个国际社会不能坐视南非陷于灾难。应该竭尽全力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为全体南非人民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

最后一点，但也很重要，我代表我国代表团赞扬在体育领域反对种族隔离国际公约起草特设委员会在我的朋友、巴巴多斯的贝斯利·梅科克先生的领导下胜利完成了工作。公约草案在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中的重要性是再强调也不过份的。因此，赞比亚希望并期望大会一致通过这一公约，希望各国迅速签署和批准这一公约草案。

哈里·奥马尔先生（文莱国）：主席先生，我代表我国代表团最热烈地祝贺你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届会议主席。你对联合国工作的献身精神和广博经验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深信，在你干练的指导下，本届大会将会十分圆满地结束。在你履行今后几个月艰难任务的努力中，文莱国代表团将同你进行全力合作。我也要同前几位发言者一起，感谢上任主席保罗·卢萨卡先生，他为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年复一年占据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大量时间的问题之一就是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今年，大会再次讨论这一问题。事实上，这一问题在大会议程上十分突出，表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消除南非政府所推行的可恶的种族隔离政策和种族歧视已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

南非2000万黑人继续遭受种族主义政权的压迫，这一政权只让白人少数拥有政治权利和特权。遭受歧视的多数被剥夺了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在祖祖辈辈生存的土地上没有公民权。

南非目前的局势没有可望尽早解决的前景，给南非和那里的整个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希望。长期遭受苦难的人民再也无法继续忍受压迫与镇压。对他们来说，口头呼吁和等待的阶段已经过去。在绝望中，黑人多数开始使用暴力来争取自由与正义。在他们看来，使他们的意见得到尊重，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的唯一方法是使用暴力。

南非当今悲惨的局势清楚表明，种族隔离政策与我们这一文明世界格格不入。在凶恶的实施最残酷的人间隔离制度的企图中，南非政府现在面临着国内和国际最严重的危机。国内种族动乱时期，已接近一场全面的革命。人民的示威、骚乱和抵制司空见惯。他们遭到大规模的逮捕，手无寸铁的无辜男女、甚至学校儿童遭受酷刑和杀害。紧急法状态的宣布进一步加剧了南非爆炸性的局势，开普顿地区36个地区实行了这种法律。比勒陀利亚政权以此为借口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和毒杀。然而，这些行径却丝毫不能制止或压倒人民反对当局虐待行径的决心。与此相反，暴力继续进行。

种族主义政权的敌对行动并不仅仅停留在南非国境之内。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占领军利用那一国家在那一地区独立的非洲国家发动武装攻击。比如，在过去十年中，安哥拉一再遭到侵略。其它遭到侵略的国家包括莫桑比克、来索托、博茨瓦纳及津巴布韦。除非消除种族隔离的祸害，文莱国虽然面积很小，远离南非，但是，我们不能无视南非政权对南非人民的残暴和敌对行动。我国单方面的或同

其它国家一起毫不犹豫地谴责种族隔离政权。文莱国彻底拒绝种族隔离的制度。这是反对人类的罪行，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必须彻底铲除种族隔离，绝不允许种族隔离再次出现。

我们决不能捍卫南非当局令人厌恶的政策，也不允许它继续存在下去。在这一方面，文莱国赞赏一些发达国家在对南非进行强制性的经济和军事制裁中所作出的努力。我们相信，这种一致的国际行动将使南非恢复理智，并促使它开始重新考虑其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政策。我们强烈地敦促其他国家也采取类似的措施，以便进一步迫使南非改变它的政策。

如果南非真心诚意的要结束这个国家的暴力事件的话，那么它就应当对国际上要求在政府和黑人多数的代表之间进行谈判的普遍呼吁作出反应。必须创立开始这一进程的建设性的气氛，其中包括立即和无条件地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黑人政治囚犯。最后，我们再次敦促南非政府结束其压迫本国人民的行径。诉诸暴力不会解决问题的。暴力必须停止。必须允许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并且建立一个促进南非人民之间和平共处的公正的政府。

格比豪先生（加纳）：我们今天在此召开大会审议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但是，尽管遗憾，我们还不得不承认，种族隔离仍然存在。不过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自从大会去年通过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以来，在南非的形势上已经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发展。对于南非国内的事件已经有了广泛的报道，差不多整个世纪现在都对种族隔离制度表示厌恶。我们只是在如何铲除这种制度这一问题上，与某些国家有些不同的看法。国际社会已把种族隔离定为违反人性和人类良知的罪恶，因此我不打算在这里详细叙述抨击这一制度的各种观点。我国代表团认为，现阶段的辩论应当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即，我们需要立即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以加速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在南非的灭亡。

自从大会上次审议这个问题以来，南非人民的斗争运动一直处在汹涌澎湃之中。遭受蹂躏和剥削的黑人现在已经站起来反对剥削制度，并毫不含糊地向种族主义制

度表明，他们坚决拒绝种族隔离政策，并表达了他们为争取一个自由的、没有种族歧视的和民主的社会的意愿。另一方面，种族主义政权的残酷反应是人所共知的，尽管如此，这也同时向世界暴露了它的残酷和野蛮。它使800多黑人在街上遭到杀害，成千人受伤。为了阻止汹涌澎湃的反对种族隔离的示威浪潮，博塔政权不得不在最近几个月里宣布了某些匆忙制订的改革方案，希望以此平息南非黑人和国际社会的怒潮。

所谓的改革是不值一评的，这特别是由于南非的某些朋友，尤其是在西欧的朋友，已经蓄图利用这种所谓的改革来鼓吹对博塔政权的支持。我们认为，迄今为止所宣布的改革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归根结底这是以一种新瓶装旧酒的方法将种族隔离加以乔装打扮，以便使臭名昭著的货色易于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它不仅没有从根本上铲除白人少数人的统治，取消种族歧视和有选择的公民权，也没有取消对黑人的剥削和压迫。那它的朋友们凭什么想入非非要证实种族主义政权的良好意愿呢？的确，我国代表团对南非政权是否真正有能力铲除种族隔离表示严重的怀疑。目前的形势要求我们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不是它们所贩卖的那种装点门面的改革。

我们必须了解，在最近六个月来，南非局势的迅速发展，首先是由南非黑人以及国际社会对种族主义政权的巨大压力所造成的。正是由于这两种压力联系在一起才实现了严重打击种族主义政权的嚣张气焰和危及其安全的目的，并迫使南非当局回到现实中来。因此，如果我们在这关键的时刻停止国际压力的话，那将是十分不幸的。我们并非也是反对就解决目前日益高涨的冲突进行谈判，但是，我们必须就结束种族隔离的问题进行谈判，而不是为它们赢得勾延残喘的时间。年青的南非黑人决不会对退而求其次的方案感到满足，而且我们的责任也不是要劝说他们获得一半的解放。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应当继续孤立南非，对其实施制裁，并拒绝在这个国家内投资，否决其要求得到贷款和其他形式信贷的要求，并最终采取措施迫使博塔和他的政权放弃种族隔离制度。我所提及的原因就等于说

是要对南非进行制裁，所以需要在这里作进一步的澄清，因为目前进行的有关制裁的辩论是作为一种迫使南非进行改革的手段。毫无疑问，制裁是惩罚性的，但根据《宪章》和国际法，它们也是合法的。此外，制裁也被我们这些支持这样做的人们看作是解决暴力和南非造成威胁的局势的一个最后的合成方法。如果作为一个世界机构我们没有采用制裁性措施的话，那我们就是对种族隔离政权所推行的不公正、种族主义和暴力的宽恕。

我们还听到了那些不愿对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制裁的国家的这样一种观点，它们担心这种制裁对于南非黑人和南部非洲邻国的伤害要大于南非白人所遭受的损失。正象许多人已经在这个讲坛上表达的那样，这些人所提出的理由是极为不真诚的。作为南非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目前的生活水平已经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无论这个国家的经济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事实都是如此。因此，对南非当局的制裁对黑人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事实是，享有特权的白人少数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制裁过程中，其生活水平将会有大幅度的下降。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希望这种制裁将造成一种短期的但是剧烈的震动，这一震动将彻底毁灭种族隔离，并使这个国家再次恢复和平、正义和繁荣。必须在这里强调指出，制裁性的措施并不是长久性的。我们会尽快地取消这种措施。这种措施仅仅意味着加速种族隔离的崩溃。

关于制裁会伤害邻国的论断，我们代表团谨声明，制裁是这些邻国在分区域一级早已决定吞下的苦丸。他们在南部非洲发展合作会议上经过认真的讨论之后，明确表示他们宁愿承受在相对有限时间内的制裁的痛苦，而不愿在种族隔离的阴影和剥削下长期生活。而且从经济方面说，这些邻国可以和自由与民主的南非保持比现在更好的经济关系。因此，有些国家既然已经雄辩地表明，它们赞成采取制裁措施，无需任何人试图为之代言。

一个主要西方国家由于阻挠实行制裁已经变得非常声名狼藉，它的理由是制裁行不通。不说这国家本身最近向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实行了制裁，逻辑推理已使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制裁是没有作用的话，那么实行制裁又会带来什

么危害呢？采取这一孤立立场的真正原因是不能找到的，然而我们要再次呼吁这个国家，应和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一起，向南非实行全面强行制裁，以反对世界上这个唯一使种族主义合法化并利用国家暴力和恐怖主义来维护种族主义政策的国家。

在我面前还有反对种族隔离体育国际公约草案，制定这个草案化了很长时间，因为他化费了大量的紧张磋商。总的来说，草案是我国代表团可以接受的。然而，关于草案的第10条，或人们所说的所谓“第三方原则”，人们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认识到各国对这一问题的关切，但是我们还要敦促，应把这一公约作为将要采取的大量国际行动的一部分，以迅速结束种族隔离。在这方面，该公约的寿命应该是有限的。而且除此之外，我们应认识到，上述条款可能给我们造成了不方便与种族隔离给2700万人民带来的痛苦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我们集体实施这一公约，并实施公约的第三方原则，早已开始崩溃的种族隔离体制将不久被消灭，但是如果我们犹豫不决，或者太着重我们自己的体育消遣，种族隔离政权在微弱的国际抗议面前就会重新组织力量，竭力保持他的罪恶体制。

我们在逐步向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进行最后重新使用，还必须向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更多的援助，他们是反对种族隔离和南非及纳米比亚的殖民主义的主力军。我国代表团向继续向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援助的东欧国家和北欧国家表示诚挚的谢意。但是那些熟悉这些解放运动的人们都知道，要使这些民族解放运动生存的话，国际社会还应采取更多的行动。

妇女和儿童的悲惨遭遇是加纳所特别关心的另一问题，认为他们几乎已经成为被遗忘的种族隔离的受害者。他们的悲惨境地在于贫困、疾病、营养不良以及文盲，他们努力在艰苦条件下维持生活。他们的孩子不知道什么叫豪华奢侈，甚至不知道这个词怎么拼写，然而人们却期待他们为明天的南非和纳米比亚的新时代作出贡献。我国代表团特别敦促国际社会立即援助各民族解放运动，以拯救生命和帮助他们返回各自的家园。特别委员会就此问题有一个报告，报告就各国、各机构以及各非政府组织应采取的具体项目作出了建议。我们希望，关于妇女和儿童悲惨遭遇的这一报告将有助于确定各民族解放运动应得到的恰当援助。

最后，我国代表团仅指出，大会负有法律和道德义务，来寻求迅速结束种族隔离的途径，而且我们不能推卸这一职责。南非当前的局势非常危险，要求刻不容缓地给予解决。我们感到失望的是，本届大会开始6个星期以来，南非的黑人每天都在遭到屠杀，而大会却未能以某种方式采取紧迫行动，以缓和那里的暴力和冲突。现在仍然迫切的需要采取行动，并采取果断的行动，因此我们呼吁所有代表团一起要求种族隔离当局作到以下几点：一、彻底废除一切种族隔离法律；二、解除紧急状态，尤其取消内部安全法；三、给予所有南非人同样的正式公民权利；四、立即和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尤其要释放纳尔逊·曼德拉，以及5与黑人多数公认的领导人开始谈判。

在这些要求被满足之前，国际社会应保持压力，促使各国向种族隔离政权实行全面强行制裁。我们再次强调我们相信全球性的强制制裁，不是我们也绝不是拒绝最近在巴哈马英联邦会议上所达成的温和集体协议，及进行有限制裁。实际上我们欢迎这一历史性的协议，但是大会不应追随这一行动。相反，大会应以此为基础，扩大这种制裁的范围，并使他成为强制性措施。我们认为，这是最好的方式，可以确保消灭种族隔离，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和非种族主义的社会，这一社会将建立在“一个人，一张选票”的原则基础之上。我们希望，本大会在这一关键时刻将不会使南非人感到失望。

马克加先生（莱索托）：主席先生，虽然我国首脑在四十周年纪念会议上的发言中对你给各国一致选为大会第四十届会议的主席表示了他的祝贺，请允许我再次表达这种贺意，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本大会发言。作为副主席之一，我感到非常荣幸的在你的领导下工作，因为你在联合国外交事务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杰出的才能。我们高兴的向你保证，在你履行你的艰巨职责时我们将提供坚定的支持和乐意的合作。

一年前，我在这个讲台上表示了我国政府对于南非政府所奉行的种族隔离制度政策的愤怒。我国对这种不人道的制度所采取的坚定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我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

上个星期，我们庆祝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我国国家元首来到这里并对大会作了发言；他象其他发言者一样提醒我们注意到这一点：人们不得不承认在过去的40年里，联合国未能从这个地球上消除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的灾害。尽管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被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问题及其他问题、种族主义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问题所困扰，种族隔离制度的支柱仍然没有受到削弱。如果我们每年只是在这里讨论，那么结果怎么会是相反的呢？如果一个大国在这个讲台上根本不提这个与整个国际社会有关的问题、如种族隔离制度问题，那么结果怎么可能会是另外一种呢？

在联合国存在的40年里，南非人民经历了种族隔离制度的残暴性和非人道性得到加强的状况。他们对白人定居者的压迫和奴役的反对的呼声受到了流放、软禁和拘留的待遇。和平抗议的倡导者、如里修礼就受到了这种对待。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被压迫的群众对付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人——这些人认为黑人只不过是一种动物、他的价值只是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在60年代，镇压者变得更加恶毒，残酷屠杀和平抗议不公正的通行法的60名黑人。从那时起，枪就统治了南非；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反抗受到了恶毒的和残暴的对待。就是在这个时期，曼德拉和其他黑人领袖被捕入狱，而其他黑人则逃离祖国在国外参加反抗运动。到那时，种族隔离制度的机构变得如此残暴，以至于这一点变得非常清楚、即白人定居者不准备听从理智。非洲人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诉诸于压迫者的语言：武装斗争——这意味着以暴力反对暴力。因此，当非洲为刚刚获得的自由和独立欢呼时，南非的白人定居者却将时钟拧回到黑暗的时代。

七十年代，局势越来越恶化。索维托的年青的学生反对劣等教育——用以培养仆人并以《主人》的令人憎恶的语言将它们称之为所谓的非洲人——的和平抗议活动遭到了野蛮的枪击，几百人丧生，几千人被迫逃离这个国家。那些被捕的人处境并不好，因为象比克一样，他们甚至在受到审讯前就被残杀了，或者就将他们留给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庭进行屠杀。最近的受害者是莫洛伊塞，尽管世界各方多

次发出呼吁，他仍然被绞死。

我们现在处于八十年代中期。由于技术的发展，我们每天都可以在我们自己的家里看到种族隔离制度的残暴。我们从报纸上读到关于种族隔离制度的消息。甚至那些多年来拒绝听从理智并对种族隔离制度无动于衷的人也无法掩藏他们伪善的无知——当然了，除非他们有意地对在他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闭上眼睛和耳朵。如果每天有6个白人被屠杀，谁能想象西方，特别是美国，会不立即采取有效的惩处肇事者的措施呢？然而，正如我现在所说，在南非的黑人正在遭到联合国的某些成员国所生产和提供的武器的屠杀。自从1984年9月以来，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在抗议一个与纳粹主义一样罪恶的制度、一个令所有人厌恶的反对人类的罪恶的制度时丧失生命。压迫者声称，只有800左右的非洲人被屠杀，而我们知道已有两倍这个数字的人成为种族隔离制度枪下的受害者。图图主教前天在对特别政治委员会发言时所用的话仍然响在我们耳边。

今天，南非被压迫的人民怎么能够为联合国诞生四十周年而高兴呢？对他们来讲，过去的四十年就象地狱一般，今天则是代表着另一个哀悼日。我们对联合国就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问题和纳米比亚问题未能实现它自己的《宪章》的原则足以使我们对这一时期感到悲伤。当种族隔离制度这个怪物在发展时、并以前所未有的残酷吞食着那些起来反对它的人的时候，我们束手无策，这使我们感到悲伤。然而，我们有力量为此作些工作。

南非当局已宣布它们自己是改革家。它们已经并将继续到许多西方国家首都，它们声明它们需要时间，因为它们不能够立刻产生变革。事实上，其中的一个人已经说过，他不准备为维护种族隔离制度而死，这一点已被录音机录下来了。这个录音是很清楚的，它自己就可以说明问题。它们所谈论的是什么样的改革呢？首先，它们提出所谓的总统理事会；然后又提出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所谓的三院制议会——这个议会只不过是为了加强白人的统治。它们废除或者说想废除所谓的

不道德法案以及其姐妹法律、异族通婚法案；现在它们所谈论着用通行证法律制度来为居住在所谓的独立的班图斯坦的黑人获得南非公民身份的问题以及废除令人憎恶的移民控制法案。因此，当暴乱和暴动继续爆发——的确它是在不断地发展时，它们非常惊讶。它们当中的有一个人甚至说道：“我们还应该做什么呢？的确，我们必须给我们所做的事情带来荣誉。他们是在西方国家的首都、而不是对于争端的实际一方——南非被压迫的群众来谈这些话的。

南非当局忽视了问题的实质因为它们没有对真正的当事国谈话，因此它们不知道——或者它们知道而装作不知道——它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第二，尽管在这时，南非总统仍然说他已克制了自己，如果有人对他压力太大的话，那么就会把事情弄得更糟。越来越多的南非领土通过所谓的紧急状态法——这只不过是管制——而受到了直接的军事统治。正如我们所知，所谓的居住区是这样设计和建造的，以至于它们可以在一天之内被爆炸，而不会造成对“上帝所选择的白人的”的危害。那些没有受到子弹伤害的人正被成千上万地扔进监狱。被压迫的黑人的教堂和民权运动领导人、特别是联合民主阵线的领导人在没有受到指控的情况下被捕入狱；那些受到指控的人则被由于叛国罪而受到审判。所有这些步骤只不过是进行了更多的流血和更多的暴力事件的决窍。

由于我们被这个巨人——它在军事和经济上都是很强大——所包围，莱索托位于南非的心脏部位。由于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殖民主义历史，我们严重地依赖南非。的确，我已经注意到南非已向联合国的成员国散发了一份题为“南非、南部非洲的支柱”的杂志。这份报告说明许多国家、如莱索托是如何依赖南非。它对大会所发出的信息是很清楚的。即：如果大会对南非实行强制性经济制裁的话，那里所列举的国家就将受到损失。长期以来，南非一贯认为，制裁将更多地伤害黑人而不是白人；现在我们又听到这种观点，即制裁将会使黑人邻国如莱索托受到损失。西方世界的某些地方很愿意听到这种呼声。的确，我们听到了在这里所表示出的情感。南非又一次通过它的朋友的帮助和援助避免讨论应该立即得到解决的真正问题——尽早而不是拖延解决。

我们知道，制裁将可能使莱索托受到损失。南非已经表明，如果由于它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而对它实行制裁的话，它将把这种制裁转移并重新对邻国实行制裁。博塔总统很清楚地表明，如果实行制裁的话，他将遣返所有外国工人、通常称为移民工人的。让我提醒大会，对于制裁感到焦虑的南非已经毫不犹豫的对我们实行了制裁。南非单方面的关闭了我们的边界，这对于我们的经济福利造成了损失；南非已对我们实行了武器禁运。尽管我们在这里发言，南非一直拒绝允许运载我们的一些仍然留在莫桑比克马普托的武器。我们必须感谢那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帮助我们得到这些武器，并通过南非运往莱索托。我们花了五年多的时间才从马普托得到运往我们的城市马塞卢的一批石油，因为南非拒绝允许让石油运到莱索托。许多愿意在我国投资的私人投资者受到南非的威胁并被吓走了。

1982年马塞卢首都遭到了南非国防军的攻击，42人死亡，其中12人是我们的公民，而其他人则是南非难民和访问者。多年来，特别是从1980年以来，我国一直遭到从南非国土上发起的武装入侵，造成了人员死亡和财产损失。差不多两周以前，位于同南非交界处的马塞卢遭到从南非境内发射的迫击炮弹攻击。1985年10月22号，6名男女在同南非交界的村庄中，在睡梦中遭到杀害，这些攻击者如同往常一样，逃往南非。昨天，南非当局通知我们，南非国防军将沿莱索托边境进行军事演习。我们已经请求南非不要进行他们计划中的演习。

对于我们来说只不过是制裁与压力的这种行动是很多的，但是请允许我提及，南非并不仅仅对莱索托采取了这种行动。它对其他的邻国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对博茨瓦纳和安哥拉的攻击已经在联合国内记录在案，仅仅今年，对安哥拉的攻击就已经超过了3次。莫桑比克一直受到由南非训练、武装和资助的莫桑比克革命军的武装攻击。只要种族隔离存在，我们这些国家就不会安全。因为我们支持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我们遭到了动摇和惩罚，然而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接纳难民，而其中有许多是学龄儿童。种族隔离每次施虐都增加了难民的人数，而比勒陀利亚在狂怒之中左右乱打。

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仁致的境地，然而尽管如此，南非及其盟国却期待我们站在这里说，以后请停止制裁吧，因为它们将伤害我们”。人们口头上要求我们反对南非人争取瓦解种族隔离，争取自由与平等的要求。总之，人们要求我们保卫种族隔离。

在莱索托没有种族隔离。除了等待种族隔离的灭亡之外，我们同它并没有交道可打。我们已经对全体明确表示，南非的问题就是种族隔离。我们甚至于告诉南非人他们自己，假如他们要瓦解种族隔离，没有人会谈论制裁。种族隔离一贯是罪恶和暴力，就因为如此，它无法得到改革。我们无法主宰南非人，但是我们可以劝告目前的当局，他们不要等到白人开始死亡，整个地区沐浴在种族的血腥之中的时候。目前的暴动不可能长期限制在所谓的黑人居住区内。没有人要求联合国拯救南非。对你们的要求是集团地、个别地行使你们的影响，说服南非当局，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避免一场灾难。南非必须释放蒙迪拉和其他非洲领导人，并同他们开始一场有意义的对话，制定这个可爱的国家的未来，消除种族隔离的痛苦。南非必须向敢于同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会谈的那些白人商人，教会领导人和其他人学习，因为这是南非和我们这个地区实现和平的唯一途径。对此没有折衷的措施。那些宣称支持南非实现和平变革的人必须停止谈论少数人权利，因为他们多年来从未就多数人权利谈过一句话。他们必须避免妨碍真正问题的解决，这就是立即，而不是明天就停止一切形式的种族隔离，因为明天可能就为时过晚了。

最后，请允许我感谢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及其富有献身精神的主席戈尔巴大使，感谢他作出了非常全面的报告和极好的工作。莱索托政府正在研究特设委员会关于一项在运动中反对种族隔离的国际公约草案的报告，并将在适当的时候宣布它的立场。

工作组织

主席：我愿提请大会注意明天发言名单上的一个问题。种族隔离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发言人之多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拖延了我们的进程。由于国际原子能机构

主任因为紧急的原因，明天下午将前往维也纳，我向大会提问，他是否同意明天上午尽早让国际原子能机构主任发言，使他能够提交报告，此后再回维也纳。假如大会没有别的意见，他将在明天上午十点半提交报告。此后，我们将恢复对种族隔离问题的辩论，这个问题对各个代表团来说如此重要，正如它已经体现在今天所作的这么多讲话之中那样。

假如没有别的意见，我请莫桑比克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表意见。

多斯·桑托斯先生（莫桑比克）：主席先生，我一直非常认真地听取你所说的话。不幸的是，因为你并没有详细谈到为什么我们必须中断这次辩论的原因，因为你刚刚才通知我们，这位主任明天下午要回维也纳去，因为我们并不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的原因，我国代表团认为非常难以接受这项建议。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在此时此刻，南非的人民正在死亡。每天在南非至少有6个人死亡，因而我们认为非常难以接受在这样一个时刻中断这次辩论。

主席：我谢谢莫桑比克代表的发言。这就是为什么我征求大会的意见，是否有人不同意请原子能机构主任于明天上午十点三十分准时提交他的报告，这只要占用十五或二十分钟。此后我们将立即恢复就种族隔离问题的辩论。

多斯·桑托斯先生（莫桑比克）：我不愿意拖延这次辩论。因为你方才说了，这只要占用十五分钟，我们就同意你的意见。

主席：我感谢莫桑比克代表的合作。

议程项目 35 (续)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35)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40/22 和 Add.1-4);
- (b) 起草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A/40/36);
- (c) 秘书长的报告 (A/40/780);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40/805)。

拉马斯先生 (马达加斯加): 在过去的一年里, 南非国内的动员运动和南非被压迫人民及其种族隔离制度的反对者的斗争达到了新的阶段, 他们更加坚定了要消除南非罪恶制度, 建立一个联合、无种族歧视的社会的决心, 比勒陀利亚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仍然是整个国际社会所关切的问题, 特别政治委员会主席戈尔巴大使在 1985 年 10 月 28 日详细介绍了自从上届大会审议该问题以来局势所发生的动态, 然而, 我们应该要强调指出以下几点。

在过去的一年里,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警察也加紧镇压, 扩大大规模和任意的逮捕, 并无限期的拘留这些被捕的人, 甚至杀害他们, 在城市内外部署了军队, 进行压迫和酷刑, 采取了班图斯坦政策以及强行迁移和控制人口的政策, 通过建立三院制议会进行所谓的制宪改革, 将黑人排除在外, 宣布非常状态令, 在紧急情况下给予警察更多的权利, 以及对邻近的非洲国家采取侵略和颠覆的行径。

为了要在国际公众舆论面前为自己辩护, 比勒陀利亚政权也加紧弄玩其政治花招, 它通过废除一些歧视性的法令, 同时却重新巩固其种族隔离制度, 拒绝接受给予黑人政治权利的思想, 来进行所谓的种族隔离的改革。

与此同时, 在过去的一年里, 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武装斗争也继续加强, 工人、学生、社区团体和宗教机构都进行了秘密的武装斗争和抵抗运动。

所有这些都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 种族隔离制度并没有消除南非黑人的抵抗精

神和决心，所以，国际社会对于非洲人民所进行的英勇抵抗运动感到敬佩，面对种族隔离政策感到愤慨，这就使得我们有大量的理由支持声援南非解放斗争的运动

安理会在第566号(1985)和569(1985)号决议中首次敦促成员国对南非实行具体的经济制裁。

西方国家也已采取了重要的经济措施，鼓励种族隔离政权，支持南非被压迫人民所进行的合法斗争，非洲安全、裁军和发展的区域性部长级会议在其纲领中规定要采取安全的措施迫使南非放弃其对内镇压和种族隔离的政策，在提到这些事实时，我想强调指出几下几点。

对于目前局势的责任完全应该由南非种族主义政府负责，比勒陀利亚政府所建议和倡导的所有改革只是为了要使种族隔离继续存在而提出的借口，然而，我们的目标是要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所有形式。一些国家已经对南非采取了近似制裁的措施，马达加斯加高兴地看到这一情况，但是，我们仍然相信制裁并不能够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只是能够促进它的灭亡。缺乏约束性的制裁不能被用来为一些国家辩解，或使他们能够不采取军事措施，所有的国家必须要根据它们的资源情况对南非实行制裁。

我愿从图图主教1985年10月28日在特别政治委员会里所作的发言中引述一段：

“在目前的种族隔离制度的阶段，我们一直听到所谓进行改革的言论，当然，种族隔离制度是不可能得到改革的，它只能被消除。”(A/SPC/40/PV.15,第7页)

最后，我愿指出，变革之风正吹遍南非，变革是不可回避的，因为我们看到一场由所有南非社会各阶层参加的革命正在出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有责任支持所有旨在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措施，所以，我们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所作出的建议，即，承认南非人民进行斗争的合法性。

“以便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所有的南非人民……，不分种族、肤色和信仰都能够享受到平等和全部的政治权利……”

(A/40/22, 第364段)”

我们也支持关于使南非人民在其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非洲国民大会领导下所进行的斗争合法化的建议，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建立一个使所有南非人民都能够平等享受全部政治和其它权利，自由参加确定他们命运的民主社会的建议，拒绝种族隔离制度的所谓改革以及分享权利，或任何不可能最终彻底消灭种族隔离制度的安排的建议，释放所有政治犯和停止镇压的建议，实行武器禁运和石油禁运的建议，对南非实行有约束力的经济制裁的建议，抵制体育、文化和其他活动的建议，支持和援助南非被压迫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的建议。

最后，我愿感谢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尤其是感谢该委员会的主席及其他所做的工作。

帕帕佐格兹先生（阿尔巴尼亚）：种族隔离政权的种族主义政策从1946年以来一直在联合国里进行讨论，大会已通过了许多决定和决议，谴责比勒陀利亚白人少数种族主义政权所采取的残酷政策，然而，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中所提的许多事实，尤其是许多非洲国家的国家元首、总理和代表所作的发言都表明，比勒陀利亚法西斯主义者继续通过暴力、恐怖、压制和剥削黑人履行其种族隔离的政策，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采取了种族歧视的典型政策，它已经建立了一个剥夺了黑人绝大多数基本人权的制度。

今天，全世界所有进步、民主的国家和人民对在南非发生的大规模屠杀黑人群众的事件感到无比的愤怒。反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呼声越来越高，该政权正在屠杀、监禁、折磨无辜的黑人——南非人民的真正的儿子。多年来，比勒陀利亚政权一直实行罪恶的班图斯坦政策，目的就是为了使非洲人失去自己的祖国。

当前，南非形势的特点就是阿扎尼亚人民的仇恨不断增长，他们决心彻底推翻不仁道的种族隔离政权。今年7月，这个国家的36个地区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据称是短期的紧急状态，但是，事实上紧急状态不仅至今没有消除，反而遍及整个南非。 尽管进一步加强使用压迫和恐怖的手段，形势并没有象比勒陀利亚政权估计的那样正常化，该政权顽固不化坚持它的政策，向国际社会提出挑战。

在这样的情况下，阿扎尼亚人民挺身而出，进行群众性的抗议、示威游行和浴血的斗争，它代表了黑人广大群众的反种族主义、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得到了其他非洲国家人民的支持。 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不仅仅是阿扎尼亚人民也是整个非洲人民的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反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 这和世界其他正在为了自由、独立和真正的社会进步而努力的人民所进行的斗争是一样的。

非洲各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义愤填膺地谴责白人少数种族主义政权，谴责掠夺阿扎尼亚人民丰富资源的跨国公司。 他们谴责帝国主义势力——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支持并援助比勒陀利亚政权，拒绝为该政权实行经济制裁。

同时，他们还谴责以色列复国主义者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勾结密切。

阿尔巴尼亚人民和所有同热爱自由的阿扎尼亚人民站在一起的进步的国家和人民一样，一直坚决支持非洲国家和人民为争取自由、独立，反对压迫和屈辱、反对种族主义政权及其帝国主义主子的斗争。

阿尔巴尼亚人民永远难忘的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曾经说过：

“阿尔巴尼亚人民和阿尔巴尼亚政府欢迎并支持非洲人民为了从非洲大陆彻底根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而进行的正义斗争，一直支持热爱自由的非洲各国人民为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新殖民主义的政策及活动所作出的努力。”

今天，南非人民从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政权所进行的斗争并不象资产阶级宣传机构所说的那样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 这是一场社会的冲突，对立的社会势力针锋相对，一方面是阿扎尼亚人民，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果——种族主义。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势力大肆宣扬，说改革是解决

南非种族主义问题的唯一出路。

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一直同意非洲和其他国家代表所表示的坚决的意见和坚定的立场，谴责博塔政权的政治势力，谴责强迫实行所谓的新宪法，谴责该政权为了继续维持种族隔离制度而进行的改革和其他的行动。

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种族主义也反映在它的对外政策上。它继续侵占纳米比亚，压迫、剥削纳米比亚人民，掠夺纳米比亚自然资源。它不断对非洲邻国进行侵略活动，构成了对这些国家自由和独立的不断增长的威胁。

但是，该种族主义政权如果没有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和全面的援助，是不敢这样胆大妄为的。

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认为有必要指出，该法西斯政权之所以能够实行这样的对内对外政策，也是因为它利用了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争霸非洲所造成的局势。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正企图利用南部非洲地区的紧张局势的困难的形势，扩大它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

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人民以及其他非洲国家的人民从来不甘心忍受种族主义及其最丑恶的形式种族隔离的压迫。黑人群众以及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爱国者为了民族解放而进行的坚决的反抗和抗议表明，他们决心挣脱种族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枷锁。

因此，他们的斗争得到了全世界进步国家和人民的坚决支持。

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再一次重申，阿尔巴尼亚人民及阿尔巴尼亚政府现在和将来都将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和民族的歧视。我们强烈谴责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我们坚信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最终将取得顺利。*

副主席卡斯特罗·德巴里斯夫人（哥斯达黎加）代行主席职务。

特洛扬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四十年前，我们同时取得了战胜种族主义侵略势力以及建立联合国的巨大胜利。《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最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组织国际合作，鼓励发展对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

世界各国人民粉碎了欧洲的最大的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他们有权利期望早日在全世界消灭种族主义，种族主义是与现代人类文明极不相称的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现象。

但是，人们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世界上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着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破坏了国际气氛，对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构成了不断的威胁。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是最公开、最赤裸裸、最无所顾忌的种族主义形式。在那里种族主义已经上升到制宪原则的地位，成为这个国家的政府政策。南非的种族隔离意味着否认南非大多数人民的——我应当说是南非绝大多数人民的——所有的权利和自由。这个国家被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监狱，在那里成百万的黑人和有色人种被剥夺了自由。在种族主义立法的基础上，任何非洲人都有可能不经审讯、不经调查、甚至没有任何理由就被关入监狱。目前，南非有20万人被关在监狱，而且这个数字每天都在增加。种族主义者压制南非土著人的公民和政治自由，对他们进行最残酷的经济剥削，剥夺了南非大多数人基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利。

南非的整个社会和政治制度确保少数白人统治者的特权，而数以百万计的黑人却被剥夺了权利，在贫困中煎熬。百万计的南非居民要求受到人的待遇，并要求生活在一个没有侮辱和歧视的自己的国家里。为此他们要求消灭压制性的种族政权所建立的污辱人格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障碍。

最近，解放运动的新的标志是成千上万的大规模群众性示威取代了个人的行动。必须指出该国土著居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质量上不同的阶段。该国正处于深刻的内部政治危机之中。为此原因，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载于A/40/20号文件中的报告正确得出的结论是南非被压迫人民和该国反对种族隔离的人的

斗争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南非当局正在用大规模镇压，向和平示威者开枪和血腥恐怖来回答这些合法的和自然的要求。手无寸铁的示威者遭到武装部队和大量警察的镇压。在过去几个月里，种族隔离政权杀害了七百多人。人民群众的民族组织的领导人因无中生有的叛国罪而被捕。

实际上，南非绝大多数人民由于反对种族隔离的罪恶制度而面临着一场战争。种族分子的行动激起了整个世界的强烈谴责。联合国一再谴责种族隔离政策是危害人类罪，并危及国际和平。大会和安理会 25 年以来一直要求比勒陀利亚政权结束种族隔离政策和种族歧视。就在今年七月，安理会再次强烈谴责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分子所进行的大规模被捕和谋杀，并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被拘留者，安理会的决议指出：

“只有完全消灭种族隔离并且在南非以成年人普选权为基础建立一个自由、团结和民主的社会才能够解决南非问题”（安理会第 569（1985）号决议）。

种族分子对于联合国的呼吁，对于大会和安理会的呼吁又是如何反应的呢？南非政府不仅没有丝毫听取联合国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呼吁；而且实际上，南非政府甚至加剧了国内的镇压，扩大了对非洲独立邻国的侵略行动。过去的历史和现代的实践证明种族主义和侵略是连在一起的。种族隔离不仅是违反道德和人类基本原则的非人道政策；而且也是威胁非洲和平和整个国际社会安全的真正根源。

军事冒险主义是南非政权的必然特点。比勒陀利亚统治者正面临着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坚决抵抗和纳米比亚人民日益高涨的解放斗争，他们在企图通过对外侵略来摆脱这一困境。在过去十年里，南部非洲成了种族政权侵略行动引起的经常性的武装冲突的场所。南非军事机器正在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发动无休止的战争。今年九月，南非部队再次入侵安哥拉领土并且轰炸该国距离南非边境二千二百公里远的地区。殖民战争又再次在安哥拉的领土上发生。武装匪徒也对其他前线国家——博茨瓦纳和莱索托——进行侵略。莫桑比克也遭到匪徒的侵略；年轻的独立的非洲国家，津巴布韦也遭到恐怖分子的破坏性轰炸。对纳米比亚继续实行殖民占领严重的威胁到

非洲国家的独立。南非不仅在纳米比亚实行殖民主义并且残酷地剥削该国；而且还把纳米比亚领土作为侵略安哥拉和其他前线国家的基地。

南非种族政权通过在它自己的国家，在纳米比亚和在独立非洲国家被占领土内实施暴力和恐怖，给数以百万计的无辜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痛苦。反对种族隔离委员会派往安哥拉、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的特派团列举巨大痛苦和无法忍受条件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和老人生活在难民营里，他们之所以成为难民是由于南非种族政权不断入侵和侵略以及在南非和纳米比亚实行压迫政策而造成的。

种族隔离政权的罪行罄竹难书，因此在这里重复这些罪行需要浪费很多的时间。为了徒劳的挽救注定要失败的种族隔离政权，比勒陀利亚正在实施内部政治阴谋，其目的就是要削弱和分裂南非的解放运动。然而，南非当局和某些西方国家政府和宣传工具所吹嘘的所谓宪法改革只不过是种族隔离政策的另一种形式而已。苏联代表团认为，南非和纳米比亚被压迫人民反对种族独裁的斗争要求全面的支持，要求联合国按照《宪章》和庄严承担的义务采取立即和有效的措施。

明年将是联合国开始审议南非种族主义问题40周年。我们必须特别指出现在尼日利亚驻联合国常驻代表戈尔巴大使领导下所进行的艰苦工作，动员国际努力支持消灭种族隔离的斗争。

如果南非当局得不到某些有影响的西方资助者和保护者，首先是美国的真正支持，它们就不可能如此公然的无视世界公众舆论。因此，该国阻碍执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对南非进行有效和全面制裁的措施。

华盛顿大量地利用它们自己对于制裁的解释和一系列歧视性措施反对那些政策不符合华盛顿的国家，但是它却不愿对今天被指责反人民和反人类的种族主义政权动一个手指。

此外有人说对南非的制裁伤害了它的邻国，而当这些邻国反对这项观点的时候，西方国家的代表却竟然声称制裁伤害了南非本身的人民，然而恰恰是这个国家的本地人民正在呼吁尽快实行制裁。

所有这些看起来就向针对比勒托利亚使用“不必要的暴力”的反控诉和某种改革种族隔离建议一样伪善。这些只不过是掩盖它们自己对于这个政权罪行的责任，这个政权能够生存到今天主要是由于它的西方朋友的支持和“建设性参与”。

苏联遵循只在于彻底最终根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一切形式和表现的原则外交立场，坚决谴责在整个大陆南部实行侵略政策和国家恐怖主义的种族主义比勒托利亚政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强烈谴责种族主义政权所进行的大规模镇压，要求马上停止针对那个国家的非洲人民所进行的恐怖。它要求从牢房里释放为非洲人自由而英勇战斗的纳尔逊·曼德拉和几千名其他政治犯。

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要求在南非建立一个统一民主社会的所有组织都必须有行动自由。苏联人民声援反对种族隔离，反对种族分离和歧视以及反对一切压迫和剥削南非非洲人形式的斗争。

苏联倡议了联合国所通过的一项关于消除种族隔离罪行及其惩罚的国际公约，并且是首先批准这项公约的第一批国家之一。

我国支持非洲和其他不结盟国家的要求，并且呼吁大会和安理会要求安理会通过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全面有约束性制裁，其中包括石油和石油产品禁运。

联合国在南非当局所执行的种族隔离政策问题上的决定的目的是向正在为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争取它们的民族解放的人民提供全面的道义和物质支持与援助。根据这些决定，苏联将一如既往给予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以一切可能的支持。苏联的这一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种族主义的立场一直是坚定的和始终如一。

苏联相信，《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二十五周年应该采取决定性行动，彻底消除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

德周第先生（阿尔及利亚）：大会再次被要求就南非的种族隔离种族主义政策

进行辩论。这个公认的构成危害人类罪的非人道体制继续在南非存在，每天使许多人丧失生命，严重影响和平和区域及国际稳定。它的追随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抓紧他们的特权，蔑视国际公众舆论对它们种族主义政策的谴责。

他们的顽固来源于国际社会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反对这个令人厌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并且得到某些国家继续给予它们的支持。

南非受压迫的大多数，纳米比亚人民和这个地区的人民特别是前线国家的人民继续为自由、尊严和稳定付出重大代价。南部非洲仍然出现紧张局势和重大动荡，其主要原因就是种族隔离政权。

与对南非非洲人大多数的镇压伴随而来的是保持对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和不断袭击南非邻国。在世界上这个地区，带来团结和人类友谊的《联合国宪章》的许多重大原则受到骄横和少数人贪图特权的破坏。平等权利，人民的自决权，不针对领土完整或独立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任何国家的政治主权的原则仍然继续受到南非种族政权的破坏。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侵略、干涉和干预、颠覆和殖民主义是比勒托利亚政权的标志。

这个政权对内政策仍然是不灵活的。种族主义仍然占上风。多数人仍被拒绝参加政府，大屠杀是对他们合法要求的回答。在过去的12个月中，一千多人遭到杀害，一万多人受伤，遭到无端逮捕或者不经审讯受到监禁。几千名妇女、儿童、工会领袖、神职人员和工人受到监禁，因为他们敢于要求正义和平等。

在拘禁中死亡，在拘留中受拷打的现象仍然每天在南非发生，而失踪和禁止集会的现象则日益扩大。已经受到严格控制的新闻界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格的新闻检查。

国际社会每天都得知南非警察又血腥屠杀了种族隔离的和平反对者。每天都有自由战士、学生、工会活动家或宗教领袖成为大规模镇压的行动的受害者。

班图斯坦化政策强行迁移人口的政策，限制人民行动的非人道和臭名昭著的通行证法仍在继续，这些给非洲人民带来压迫，并且加重它们的贫困。

今年2月在十字路口的惨剧至今在我们头脑里仍然记忆犹新，它不仅反映了非洲人城镇居民坚决反对班图斯坦化政策和迫迁，而且也反映出了这些城镇的居民以及黑人大多数决心制止这一政策，而且愿意在必要的情况下为此付出最大的牺牲。尽管7月21日种族主义政权宣布紧急状态使南非军队和警察力量有了权利和不受惩罚的保障，但是人民仍然进行英勇地抵抗，表明了他们的决心，这就清楚地向那些至今仍然持怀疑态度的人表明，不得人心的种族隔离制度注定要失败，不管如何经常和彻底地改变情形时，这一制度迟早会结束的。

不管是以种族隔离原则为基础的所谓宪法改革，还是紧急状态都不能为种族隔离政权保证任何形式的稳定。建立三院议会只是种族隔离理论的一种现象，因此在南非受到反对，而且也受到大会、安全理事会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尽管种族主义力量动用了各种镇压手段，但是紧急状态并没有恢复和平，也没有带来种族主义政权所谓的法律和秩序。相反，紧急状态促进了全国各地的动乱，受到国际上的谴责，也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政府的谴责。紧急状态的措施也说明了南非政权内部惊恐不安，说明了南非政权没有能力冷静地评估目前在国内所发生的根本变革。

种族主义分子博塔8月15日的讲话清楚地说明了，比勒陀利亚不仅忽视国际社会要求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紧急呼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表明了这个政权决心进一步推行和加强对非洲人大多数的压迫和镇压政策。我们希望，那些仍然认为有可能改革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最终将会得到来自比勒陀利亚的信息。

种族隔离是反人类的罪行，在南部非洲恢复和平与稳定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彻底摧毁这一不得人心的制度。这就是在南非建立一个公正、民主和多种族社会的必要条件。实际上，这也是使南非停止对独立的邻国的侵略和进攻，制止直接和通过雇佣军对邻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破坏措施的唯一途径。

今年7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第三十一届首脑会议以及大约一

个月之前在卢旺达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部长级会议都指出，只有彻底孤立南非，加强对南非解放运动、纳米比亚解放运动以及前线国家的援助，才能够消除种族隔离制度。

执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的和平方式。现在有一些国家一方面反对武装斗争以及南非和纳米比亚的急剧变革，而另一方面又反对把实行制裁作为实现这些变革的和平方式。它们争辩说，这种制裁会伤害南非的被压迫的大多数，纳米比亚人民以及邻国。现在这些国家应该同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站在一起，支持彻底孤立南非。现在这些国家也应该停止自己为了进一步寻求自己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自私利益而对南非和前线国家的被压迫人民所进行的剥削

安全理事会应该尽快利用《宪章》第七章所赋予的权力，履行自己的职责，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安全理事会的所有成员，特别是那些至今仍然同比勒陀利亚政权有关系的国家，应该支持采取这种制裁措施，并且为实现目前南非所发生的真正变革的进程提供援助。这样它们可以使南非人民免受进一步的苦难和悲伤。实际上，它们能够促进早日在南非建立一个公正和民主的社会，并促进南部非洲的一个和平、稳定与合作的时代早日到来。

冯赛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10月24日庆祝联合国创立四十周年，国际社会完全可以希望，现在仍然阻碍真正和彻底消除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少数政权所推行的野蛮和可耻的种族隔离政策的障碍将很快被消除。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在具有历史意义联合国的庆祝会议上，会员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其他领导人，在发言中都决然抨击种族隔离制度，称之为反人类良知和尊严的罪行。同样，几个星期前联合国总部也举行行动纪念南非自由宪章三十周年，纪念沙佩维尔大屠杀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二十五周年，在这些纪念活动期间，国际社会有机会再次重申南非被压迫人民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是合法的，并且重申加强对他们正在为之奋斗的正义事业提供全面援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应该向联合国致意，联合国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促进正在解放运动坚强领导下进行英勇斗争的南非被压迫人民的正义事业。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依然存在一些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可以看出扫除这些障碍并不容易。众所周知，种族隔离政权本身拥有对黑人大多数和主权邻国的进行镇压、侵略和破坏稳定的工具，此外，西欧和其他国家还给予无条件的援助。*

大会面前的这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给我们提供了极其令人信服的资料，说明了比勒陀利亚加剧镇压被压迫的南非人民，被压迫的群众进一步加强抵抗，某些西方国家的政府正在和这一罪恶的政权进行多方面的合作，同时国际上也合作和声援被压迫的人民，以废除这一相等于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不人道和野蛮的体制。6个月前，国际社会纪念了打败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四十周年。在和南非政府进行合作的国家中，其中有那个提倡建设性接触政策的国家。

1985年6月21日，比勒陀利亚在36个行政区中宣布执行紧急状态，使得对被压迫和被奴役人民进行的镇压恶化到了高潮。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指出：

“在宣布实行紧急状态以后的6个星期中，至少有2千5百名反对种族隔离的人遭到拘留，1百40多人被杀害。被拘留的人包括宗教领袖、律师、教师、学生、工会主义者和其他抵抗种族隔离的政治活动家。”（A/40/22第130段）

然而，从那时以来，谁知道又有多少人惨死在这一压迫机器之下呢？只要我们看一看上个星期美国电视上那些令人痛苦的新闻，那么我们就肯定，已经有几百个人被打死和打伤。

* 主席主持会议。

而且，我们还可以想到，国际社会已经谴责了这些无理的措施，并要求立即取消紧急状态、立即释放被拘留和囚禁的黑人领袖，并和被压迫人民的真正领导人开始谈判等等。甚至连安全理事会也通过了一项决议，强烈谴责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事情。然而不幸，比勒陀利亚再次弃之不顾，而且逍遥法外。

在进行无理逮捕、政治审讯、判处人们叛国罪和进行政治拘留的同时，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还大力推行班图斯坦化，强迫人们搬家、控制非洲大多数人的行动、进行罪恶的政治阴谋等政策。自从今年以来，被政治拘留的人大量增加了。大家还记得，去年进行的所谓宪法改革的丑剧就是这类政治阴谋中的一个，国际社会、包括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已经宣布它无效。这些政治阴谋的真实意图是愚弄世界公众舆论，减轻它对这一政权的愤怒和义愤。被压迫黑人中的绝大部分和解放运动已经谴责和拒绝了这些阴谋。

比勒陀利亚的两面三刀和伪善早已经暴露无遗了。8月15日，博塔在自己党的大会上发言，拒绝普选的原则，拒绝建立一个不分种族、民主和统一的国家，给予黑人政治权利，甚至还猖狂威胁着要对那些反对种族隔离的人采取制裁和更加严厉的镇压。国际社会对此大受震惊。今年9月30日，南非的总理还说，黑人将很快能够在所谓的统一国中进行普选。这个阴谋是如此的荒唐，以至于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加尔巴大使1985年10月28日在大会发言时指出：

“这一模糊不清的新制度只不过是企图维持白人统治而已。”

这番话说得好极了，国际社会和所有的抵抗运动都应该牢记在心。

至于彻底消灭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努力所遇到的主要障碍，我国代表团遗憾地说，某些西方国家和那个提倡建设性接触政策的国家不但没有听取国际社会的敦促，放弃他们所作的一切，反而还推行一条彻底容忍、援助和合作比勒陀利亚的政策。这就是主要的障碍，阻碍着国际社会为消除这一罪恶所进行的一切努力。

比勒陀利亚充分意识到了释放贸易伙伴及其军事和核盟友的力量和弱点。来自这些国家的更多的跨国公司正在盲目地参与掠夺南非和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这就是比勒陀利亚之所以如此猖狂地蔑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原因。规定强制性武器禁运的安全理事会第418(1977)号决议仍然是一纸空文，因为曾经投赞成票的某些西方国家和其它国家从来没有认真地尊重过禁运。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已经提出了一份报告，向我们列出了一连串与南非非法的种族主义政权保持官方、商业、军事、甚至核关系的国家的名单。

比勒陀利亚和以色列这两个法西斯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核能力，国际社会应该对这一消息予以重视。

就石油禁运而言，它已经遭到了和武器禁运同样的命运。某些保护比勒陀利亚、享有否决权的西方国家一贯肆无忌惮地庇护这一罪恶政权免遭《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中规定的强制性全面制裁。在这种情况下，安全理事会有义务实行这种制裁。

我们所处的是一种恶性循环，我们有义务不惜一切地打破它，以促进南非被压迫人民和纳米比亚被征服和被奴役人民的利益。

老挝政府满意地注意到，自从年初以来，全世界声援南非被压迫人民的运动声势更加浩大。甚至是在美国内部，公众舆论也向政府、国会、大学、银行和其他集团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以确保向比勒陀利亚实施一系列的经济和其它制裁。

今年8月，在洛美举行的非洲安全、裁军和发展区域会议发表了《关于南部非洲的局势特别宣言》，老挝政府和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一样，对此表示支持。那些正在行动上保护和鼓励比勒陀利亚不人道政策的国家和政府，应该认真听取国内外支持该国被压迫人民正义事业的公众舆论。

你们知道，比勒陀利亚只字不提压迫和残酷地镇压大多数黑人，使他们成为自己国家中的外国社区，但是，种族主义政权自己充当了地区警察的角色，并在其西方保护者的无条件的支持下，它对南部非洲的主权和独立的前线国家：例如安哥拉、莫桑比克、博茨瓦纳和莱索托等国残酷地推行国家恐怖主义政策。比勒陀利亚不只一次地对这些国家进行侵略、颠覆和诡诈，以及实行经济封锁。国际社会支持这些前线国家对比勒陀利亚政权诚心诚意地推行的一项明智和和平共处的政策。但正如大家知道的，正是比勒陀利亚口是心非，没有履行它所做出的承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了许多决议，正式地谴责比勒陀利亚政府对南部非洲的邻国推行敌对的、和颠覆的政策。本月初，在联合国大会纪念40周年的全体会议期间，比勒陀利亚对安哥拉犯下了新的侵略罪行，安哥拉的南部仍然在南非部队的占领下。众所周知，比勒陀利亚部队积极地参与推翻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现政权的活动。为达到这些险恶的目的，它毫不犹豫地用所有非法的手段，包括利用一帮安盟反革命份子破坏安哥拉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已经不只一次地对南非进行了口头谴责，那些保护南非的大国和拥有否决权的国家至多投了弃权票，但是当安全理事会有必要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实行全球性和强制性制裁时，这些国家——或至少是其中一个国家必定是要利用其否决权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种族隔离罪恶迄今为止一直能逃脱国际社会和《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制裁的惩罚。然而，我们不应该绝望。老挝政府在重甲对种族隔离罪行和对这种罪行负责的人的强烈谴责的同时深信，被压迫和征服的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在其民族解放运动的坚定领导下，目前在各自地区开展的英勇斗争毫无疑问将在不远的将来取得辉煌的胜利。他们应该知道，老挝人民和政府自己有着十分沉重的殖民地经历，他们知道漫长和顽强斗争的代价，因为他们自己为夺回国家独立和自由进行了这种斗争，我们将永远站在他们的一边，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他们也应该认识到，老挝人民和政府一贯支持国际社会和全世界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民要求立即和无条件地释放他们的伟大领导人曼德拉以及他的所有战友和自由战士，他们在南非纳粹的监狱中日益憔悴，并已关压了好几年，但是他们仍然保持着

尊严和顽强的精神。他们的非凡的胆量和崇高的、无与伦比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疑是对其他自由战士的强大的鼓励，他们必将最终战胜种族隔离所代表的凶恶的势力，并战胜实行种族隔离的一小撮白人法西斯主义集团。

范德斯特尔先生（荷兰）：卢森堡大使在代表欧洲共同体成员国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发言中已经指出，在过去的一年中，南非局势明显地恶化了。他强烈地谴责了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并重申了十二国的信念，即只要该政府继续坚持其种族主义政策，该国家的政治动乱就不能解决。

种族隔离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种族隔离有系统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规定的人人权利平等的原则。在荷兰——一个长期致力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国家，南非的种族歧视和压迫遭到了普遍的反对并引起愤怒。公众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产生的力量清楚地反映在我国政府采取的立场中。荷兰政府坚决谴责南非政府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认为它是对人类尊严、平等和自由的基本价值的污辱。荷兰高度重视早日粉碎种族隔离制度，并以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取而代之，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所有南非人、不分种族或肤色平等地参与该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我们深为关切的是，迄今为止，南非政府只是以有限的姿态对外部压力作出反应。今年发生的悲惨事件清楚地表明，不让该国的大多数黑人参与管理他们自己的国家必定会给镇压和暴力的恶性循环火上加油，并产生越来越不能接受的后果。因此，我们强烈地认为，国际社会的唯一选择是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以迫使它最终实行一项导致彻底消除种族隔离的根本的改革政策，因为另一种选择只能是更多的镇压和流血。

荷兰政府对南非日益加剧的对抗和暴力感到不安，数百人已经丧生，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受害者。南非当局对加深的危机所作的反应并不是放弃种族隔离，而是通过压制示威的呼声炫耀武力。今年七月，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36个行政区和东开普宣布紧急状态，企图阻挡日益高涨的抵抗政府顽固态度的浪潮。尽管安理会要求立即取消紧急状态，这一法令仍然有效。不出所料，这些残酷的措施导致

了进一步的大规模逮捕和拘留，并加剧了被压迫大多数黑人的痛苦。十国在7月23日的发言中要求南非当局释放所有那些在法令的规定下被拘留的人，并通过与非白人社区的真正代表、包括那些目前在监狱中的代表进行对话来消除南非特有的动乱的根源，以便使白人社区在国家中具有适当的代表性。

为此目的，十国提出了一系列建立信任的措施，包括无条件的和迅速的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和取消诸如通行证法和集体住区法等歧视性法律。不幸的是，南非政府再一次蓄意无视国际社会的呼吁。该政府提出了一些较小的改动，只不过是动了一下种族隔离的表面，只是发表了一些含糊不清没有说服力的针对外部世界的声明，同时却加强努力，镇压本国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人们。因此，十国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在9月10日决定采取一些共同的步骤，继续对南非施加压力。

南非总统在8月15日民族党大会开幕式上的发言中谈到需要改革和谈判。然而，使我们感到极其失望的是，它并没有打开通向未来和以真正对话和平解决南非问题的窗户，从而接受目前形势对它提出的挑战。迄今为止，世界公众舆论一直徒劳无益地等待南非政府表现出放弃把种族隔离作为南非社会结构的指导原则的意愿。1984年生效的南非新宪法把有限的议会代表权交给了南非的有色人种和亚洲后裔，但是忽视了黑人的合法政治愿望。由于宪法看来把南非黑人大多数表决权不定期地拖到未来，新宪法是黑人更加失望，从而极其了黑人愤怒的爆发，使南非陷入目前的内乱和动荡之中。

诸如允许黑人在城市地区获得租界权等小步骤已经采取。所谓的小种族隔离有所松动。并且，对白人和非白人之间的婚姻和两性关系的法律障碍已经被消除。然而，强迫迁居的政策对南非成百万人民造成了巨大痛苦，现在只是暂停而以，并没有消除。有人暗示，南非政府也许会消除通行证法和控制内流法，并恢复一千万居住在所谓家园中的黑人的南非公民身分。不幸的是，这些建议都含糊不清，附着许多条件，所以人们对南非政府进行根本改革的决心继续充满疑虑。

南非的现实是，在过渡拥挤、缺乏资源的部落家园中的困苦状况一直没有改变，大量的种族隔离法律继续实行限制，使非白人大多数的生活受到局限，而全国的政治权利仍然只为白人少数所掌握。因此，我们的结论必然是，南非改革的步骤远远落在黑人的紧迫需要之后，特别是不符合黑人要求政治参与这一最重要的问题。

荷兰并不自认为有权为南非未来的政治结构提供蓝图。那我们认为，所有南非人，不分种族和肤色，都有权获得充分的政治权利和在主持他们的社会中有平等的发言权。为了促进象非种族社会的和平过渡，荷兰支持加强对南非的国际压力的努力，同时继续鼓励南非的和平改革力量。请允许我较为详细地解释这种双管齐下的政策。

荷兰政府传统上把联合国看作结束种族隔离的国际一直努力的中心。安全理事会实施的强制性制裁使《宪章》赋予我们的最有效的和最强大的武器。荷兰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规定对南非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的第418(1977)号决议。荷兰在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国期间倡议进行磋商，最终通过了第558号决议，该决议要求联合国会员国把禁止从南非进口武器作为执行第418(1977)号决议的必要的组成部分。

在国家一级，荷兰政府现在正在制定法律，禁止向南非出售准军事货物，并使第558(1985)号决议的条款获得法律基础。

然而，为了避免灾难，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南非政府的国际压力；因此，荷兰一贯支持根据《宪章》第七章进行有选择的经济制裁，特别是强制性禁止投资和石油禁运。安全理事会在8月份通过了第569(1985)号决议，其中包括呼吁在自愿基础上限制在南非的新的投资。然而，如果要使一项措施真正有效，就必须规定是强制性的或至少得到了相当数量国家的支持。

在就限制投资得到充分的国际支持的情况下达成协议之前，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一些步骤，旨在确保严格遵守有关在南非有利益的欧洲公司的行为准则。毫无疑

问，这一准则的规定，包括自由结社、有保障的最低工资以及相同工作相同报酬等原则，都极大地促进了南非劳工关系中的改革，从而也为黑人争取了平等。为了进一步加强准则的有效性，荷兰政府设法使这一准则更加全面，加紧监督其遵守情况。报告准则的遵守情况将成为在南非有分公司的荷兰公司的义务，违反准则的法律规定将使这些公司受到制裁。并且，荷兰一贯支持对南非进行强制性的石油禁运。同时，我国政府完全支持我们与欧洲政治合作伙伴商定的停止向南非的石油出口的协定。另外，我国政府积极鼓励荷兰公司减少进口南非煤。

荷兰在另一个领域里停止与荷兰的文化协定和为南非人的签证规定要求，从而表明不赞成南非的政策。后一种措施是我国当局能够限制南非参加荷兰的体育活动。

然而，压力本身还不够。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负责的成员，我们也有责任尽可能的鼓励南非的和平改革力量。与十国——不久之后就是十二国——的伙伴一起，荷兰已经决定加强旨在消除现有不平等的积极地措施和计划。荷兰已经增加了援助，非白人社会成员和致力于和平改革南非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反种族隔离组织的接触和计划。此外，荷兰将继续借助联合国南非基金、国际保卫和援助基金、世界教会理事会和其他适当的渠道向政治犯和其他种族隔离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荷兰援助南部非洲的一个非常重要部分是帮助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前线国家和国家。南非袭击哈博罗内事件再次表明，南非的种族歧视制度所产生的紧张并不局限在南非边界之内，整个地区都遭受南非侵略和破坏的危险。为帮助这些国家应付由于南非问题而带来的额外经济负担，荷兰将自己发展合作方案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帮助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前线国家和南部非洲的其他国家。我国政府十分珍视我们与前线国家间的关系。因此，荷兰希望促进这些国家与欧洲共同体成员国间的政治对话，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发起这一对话进程。

然而，人们广泛地认识到，要满意地解决南部非洲错综复杂的种种问题，就必须消除冲突和不安全的主要根源——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不消除这一根源，我们争取南部非洲各国人民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共同目标就无法实现。而且，国际社会面临着防止南非当局将南非及其邻国陷入一场全面大灾难的紧迫任务。

建筑在种族歧视和偏见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是无法持久的。应当认识到，拯救种族隔离制度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只会延长南非的苦难。因此，我们敦促南非政府面对现实，立即开始一场根本的改革，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多种族的社会，不分种族和肤色，使所有南非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和公民权利。

因为，如果我们允许种族隔离制度所固有的暴力继续下去，各方理智和克制的声音有可能消失，而使南非走上悲剧性对抗的道路。

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在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有正当理由自豪地赞扬联合国组织的成就，例如，在非殖民化、建立国际行为准则和维持和平活动方面。然而，国际社会也以同样失望和担忧的心情，注意到南非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继续存在。

人类历史上有伟大的进步时代，也有倒退的时候。种族隔离就是非正义的象征，是人类历史最黑暗时刻的延续。人对于人是如何的残暴与不公正，如何凶恶无情。我们每天能从报上看到这方面的报道。种族隔离就是对人的价值的否定。这也标志着我们集体努力的失败，提醒我们具有消除那一邪恶的共同重任。这一邪恶是当今的耻辱，是对未来的严重威胁。

毫无疑问，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们对自己无能为力感到内疚，特别是我们有能力为南非人民作些努力，但却没有实现。人类如同正义一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当南非人民的人权与基本自由被剥夺时，世界各国人民，无论是在比勒陀利亚或是千里之外，他们的自由都受到了限制，在当今外空探索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更是如此。

毫无疑问，在过去几个月中，国际社会反对那一万恶的制度的决心得到了加强。

不错，南非政权仍能够无视人们的谴责，藐视各方的呼吁，甚至变本加厉地镇压反对其反动政策的国内力量。然而，我们清楚地看到，世界正在觉醒，种族隔离制度的末日已经在望。这方面的一个迹象就是比勒陀利亚政权正对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们进行日益残暴的镇压、酷刑和谋杀——这是一个绝望的匪徒在临将死亡前的挣扎。

此外，比勒陀利亚政权还在对其邻国，特别是安哥拉进行侵略、颠覆和破坏。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肆无忌惮地藐视国际社会和国际法，它不仅攻击前线国家，还继续拒绝结束其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权，继续在那一领土上实行压迫。

通过加紧对前线国家的进攻，南非企图威迫这些国家接受某种政治安排，使他们不再成为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强烈反对者。但是，各种迹象表明，虽然道路遥远，种族隔离的崩溃已经开始，南非被压迫人民的苦难将要结束，他们的尊严和权利不久将得到恢复。

由于安全理事会未能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对南非实行全面制裁，这使得南非政权能够继续在国内进行残酷镇压，在国外进行武装侵略和破坏。在允许南非政权得到巩固的问题上，我们负有严重的责任。我们向南非妥协，进而对局势的恶化负有责任。

然而，国际社会今天已经下定决心孤立比勒陀利亚政权，不再向南非提供新的投资，甚至撤销旧的投资。所有这些措施虽然还远远谈不上构成全面制裁，但也有利于削弱和孤立种族隔离制度势力。

塞浦路斯一再谴责种族隔离和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一贯支持国际社会根据《宪章》实行制裁，以迫使南非放弃其毫无人道的政策。

我们一贯同为争取民主社会而斗争的人们站在一起，使全体南非人民，不分种族、肤色或信仰，都能享有平等、充分的政治权利。

因此，我们再次表示完全声援和支持南非受苦的人民，保证继续竭尽全力，单独地和通过联合国组织系统，尽早结束非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

瓦西乌丁先生（孟加拉国）：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问题列入联合国的议程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三十五年了。尽管国际社会不断表明对这一制度的厌恶和谴责，把它看作是违反人类良知和尊严的罪恶。但是令人厌恶的种族隔离的行径仍然在继续着。大会现在正在再次审议这个项目，在我们面前放着载入文件A/40/780中的秘书长的报告。我要在此表示，我们极其欣赏秘书长不知疲倦地和令人赞赏的努力。我还要利用这个机会对分别载入文件A/40/22/Add. 1到4和A/40/30之中的有关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和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的工作表示赞许。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对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瑟夫·N·加尔巴大使以及特别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表示赞赏，赞扬它们维护处在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水深火热之中的南非人民的正义事业。在经过了漫长的和深入的磋商之后，特设委员会能够编制了一份在体育领域反对种族隔离的公约草案，我们也对此表示满意。

孟加拉国在种族隔离问题上的立场是建立在我们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正义斗争的义务的立场之上的。鼓舞我们采取这一立场的原因还由于我们对《联合国宪章》的坚定信念，我们对《世界人权宣言》和《反对种族歧视公约》所承担的义不容辞的义务以及我们严格遵守载入《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中的大会第1514(XV)号决议的严格遵守。为了履行毫无妥协的铲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所有义务，孟加拉国一贯保证，它将全面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令人厌恶的政策斗争。

在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庄严时刻，孟加拉国总统侯赛因·穆罕默德·艾尔沙德阁下参加了大会的纪念会议，他在大会的发言中重申了我国的这一政策。他指出：

“南非人民至今仍然遭受着最可悲的种族隔离政策的痛苦。南非目前的这一令人感到愤慨的形势震撼了人类的良知。今天我们在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在这里聚集一团，难道我们能够不象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表示我们共同

的意志和迫使它永远放弃这一令人厌恶的政策吗？”

(A/40/PV.41, P.51)

令人厌恶的种族隔离政策已经对南非的绝大多数人口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南非当局剥夺了黑人的政治和公民权，包括他们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并把成百万的人致于残酷的法律的压力之下。为了压制南非人民争取及不可剥夺权利的合法斗争，比勒陀利亚政权已经武装到了牙齿。它还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国家恐怖主义的机器，使成千上万的南非人民遭受了野蛮的统治。在经济方面，它使当地人民处于从属一种奴隶式劳动的状况，因此造成了这些人民的持续性的贫穷。南非政权为了确保对南非人民进行了这种残酷剥削，工会的领导人遭到了逮捕，示威者被解雇和驱逐，工会的活动遭到了野蛮的取缔。

在社会领域方面，种族隔离政权所布下的控制和种族歧视的层层罗网使南非人民的大多数过着十分痛苦的生活，住房、教育、健康和其他方面的条件都是苦不堪言的。总之，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试图是南非黑人处于他们殖民枷锁的全面控制之下，比勒陀利亚政府使南非黑人处在一种十分悲惨的处境之下，这是对人类所代表的一切的污辱。

我国代表团坚定地相信，任何不能按照南非人民自由的表达的意愿那样把权利转移给南非人民的绝大多数的解决办法都必须拼弃。孟加拉国一贯主张，统一的国际运动的方向应当是在所有领域内对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全面的孤立和抵制，包括外交、政治、经济、贸易、社会、体育和文化以及其他方面。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孟加拉国参加提出了在大会草拟决议的倡议，这些倡议是有关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的。基于同样的精神，我们完全同意这样的观点，根据《联合国宪章》第VII条的规定，我们应当给南非进行强制性制裁，以便结束目前种族隔离政权和某些国家之间的联系。我们和载入文件A/40/22/Add.2中的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怀有同样的心情，对目前在南非和以色列之间的日益增加的野蛮的联盟表示极大

的关注，并毫不含糊地呼吁采取统一的国际行动以反对它们之间的勾结。

不屈不挠的黑非洲人民的漫长而英勇的斗争在南非最近发生了大规模的起义中已经达到了高潮，这种形势清楚地表明了种族隔离的日子已经不长。但是，种族主义政权并没有对国际社会的呼吁作出积极的反应。反之，它调动了国家恐怖主义机器，使用了种种花招以维持和加强在南非的堡垒。它继续非法的占领纳米比亚，并拒绝承认在纳米比亚获得独立以前，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是这一国家的唯一合法的政权机构。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通过种族隔离的罪恶黑手的力量，不仅继续对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进行压迫，而且还把它的侵略行为扩张到邻国，进而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国际社会不断对种族主义政权的这一侵略行径表示关注，并谴责这一行动。引起我们所有人的严重关注的事情就是，南非不仅在建立它的军备工业，而且还在积极地参与发展其自己的核能力的行动。孟加拉国始终认为，安全理事会有关禁止向南非销售和转让武器的第418（1977）号决议必须得到严格地执行。在这方面，特别委员会已经采取了某些行动以便密切地监督南非和某些国家之间的在军用、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合作的发展情况，我国代表团对此表示赞赏。

我们在讨论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所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时候，英勇和不屈服的南非人民为争取彻底消除种族隔离所进行的斗争已发展到新阶段。恐怖和威胁的行径并没有阻止斗争的扩大和加强。现在，国际社会把对种族隔离非人道政策的谴责和憎恨变为果断和坚定行动的时候已经成熟。毫无疑问，南非的被压迫人民将在自己正义与合法的斗争中取得最后胜利。在庆祝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我们所有人都应义不容辞的采取具体、一致和有利的行动，支持南非人民的斗争，以从地球上彻底消灭种族隔离体制。

穆明先生（科摩罗群岛）：对于一个人的尊严和自尊难道能够标定价格呢？我国代表团认为，一个人的尊严与自尊是无价的。对人的尊严与自尊无论标多么高

的价，都不为过份。 我们被压迫的南非兄弟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在为争取自己人的尊严用鲜血付出代价。

那些纵容种族隔离非人道体制的辩护士们争辩说，南非黑人的经济状况比其他国家的黑人情况要好的多。 对于这些人，我们要彻底表明的是，关于种族隔离体制的危机问题不是经济繁荣问题，而是政治和人的尊严问题。 这不是南非被隔离的人民的的生活水平比其他非洲国家的人民要好多少的问题。 现在南非大多数人正在争取的是他们的人的尊严、自尊和人的平等权利，是那些种族主义罪恶体制所拒不给予他们的东西。

谢天谢地，在座的我们许多人并没有受过种族隔离体制的迫害。 这一体制是合法化的种族主义。 这一体制使白人认为，他们是上帝的宠儿，任何非白人都应受到他们的蹂躏。

南非黑人多数的耐心已经被消耗殆尽。 自从1912年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立以来直到1960年，南非黑人多数一直使用和平抗议和消极抵抗方式，他们所受到的确是南非政府不断的暴力、恐怖、以及种族压迫的加强，在所有这段时间里，国际社会只是在一旁消极旁观。

只是在1960年之后，南非斗争的群众才认识到，压迫者所理解的语言是以暴力来回答暴力。 因此，在继续要求通过和平进行改革的同时，各解放运动组织起来，对这一过程给予了某些推动。

随着许多国家相继独立，种族隔离的问题被迫提到国际政治舞台的议程上了，在这里，他一直要求人们不断加强外援行动，反对南非种族主义者。 但直到最近，南非政府的反映丝毫未变，即更多的镇压，更多的暴力和恐怖，以及更加无视人道和正义的呼声。

在最近几年里，由于国际不断施加压力以及南非人民不断加强内部斗争，南非政府发明了新的拖延战术，力图欺骗天真的人们。例如他已经允许所有民族的人坐在公园里的同一板凳上，同时可以在同样的饭馆里吃饭。他还在大谈特谈将来进行更多的改革。但是，他不会也不打算接受人们平等的原则，不打算和真正的非洲领导人进行认真谈判，因为这将导致彻底消除种族隔离。

现实情况是，南非对于通过和平途径解决问题不感兴趣，他对南非所有民族的和平共处不感兴趣，他所感兴趣的只是维护种族隔离。为此目的，他采取了恐怖主义政策。他肆意疯狂的屠杀自己的公民。

最耐心的人们最终也无法忍耐了，更何况受压迫的南非人民。他们已经决定用自己的鲜血迎得自己的自尊和人的尊严。他们的反抗往往是自发的，这表明，那些感到绝望的人终于无法忍受种族隔离的压迫。

事实很明显。南非被压迫的人们已经忍无可忍，他们再也不会愿意沉默地忍受对他们的侮辱和虐待。他们再也不愿忍受警察的骚扰以及剥夺他们的基本权利的状况。南非争取自由和消灭种族隔离的斗争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他要求国际社会加强援助，支持这些自由战士，以加速种族隔离的最后死亡。

国际社会必须帮助斗争中的南非人民，不应仅仅对南非发出谴责。为了维护全人类的利益，我们必须通过积极行动反对种族隔离，以从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里孤立南非政府。我们在许多年前就决定这样做，现在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努力。

在主席不在时，副主席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代行主席职务。

阿杜基先生（刚果）：我的发言是与以“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为标题的议程项目有关。

在10月2日刚果外交事务和合作部长安托昂——恩丁加——奥巴同志在这个讲坛上发表讲话，他还有机会会见了大会主席以及其他当选的主持大会第四十届会议的官员。在他重新回忆这次亲切的会见以及我国政府对海梅——德皮内斯大使以及对他的智慧和才干所寄予的赞扬时，我还想说明这些品质都是非常有关和及时的，至此我就不必在大会的讲坛上为此耽误太多的时间了。

另一方面，当我谈到南非白人所奉行的种族主义而造成的严重的、悲剧性的问题时、当我谈到在纳米比亚因而出现的殖民主义局面时，当我谈到比勒陀利亚对前线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所采取的野蛮侵略和颠复的政策时，就不能再以赞扬的话发言了。

我想重申，刚果——我的国家——它的领导人以及刚果人民的公众舆论对种族隔离制度、对少数白人统治的南非政府的警察用火和箭所进行的镇压表示极端的厌恶这是人类的堕落的悲剧，也是两千万人的生活条件急剧恶化的悲剧，这些人的尊严已经被剥夺。

令人惊讶的是，种族主义政权并没有清楚地看到我们今天在南非和整个世界所发生的动乱和抗议，以及谴责种族隔离制度的广泛的运动。

种族隔离制度一直企图说服公正舆论——特别是西方集团国家——由白人所领导的南非现在并将继续是这些国家的重要盟国，并且南非的现状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保护西方和反对共产主义。西方国家为了避免使他们的经济受到损失，应当不要遵守国际社会对种族主义的南非所实行的制裁。必须承认的是，这一系列运动都是很巧妙地进行的。荒谬的是，他们首先吸引了联合国的那些最了解悲剧，并且

非常坚决的并自称是维护人权和人的尊严的勇士的会员国。在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和在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庄严的会议上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作为国际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保持沉默就说明了问题。

在继续发言之前，我想向那些今年为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分子毫无人性地、疯狂地残杀的成千上万的烈士们致敬。尽管受到了全世界的谴责，本杰明·莫洛伊斯还是在10月22日被处死；我国代表团向他致敬。

现在，在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时，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我们应当实践《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提出的宗旨吗？还是我们应当让那些受到人类良心谴责的犯罪的意识形态和做法的残迹继续在南非作祟。

但是，他们用微妙的语言掩饰自己——比如“分别的发展”——种族主义和纳粹主义都混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前提：人对人的仇恨和蔑视。当这种蔑视超越了个人态度的界线并在国家机构中出现时、完全影响对内对外政策时，这种局面就变成了很可能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面。

在南非，这种危险似乎是非常大的，这是由于少数白人种族主义者——他们的脑子里充满了已经过去的时代里的炽热的信念——对黑人和有色人种的态度所引起的。

当白人不能与黑人或任何其他种族的人共同生活时，南非白人种族主义分子与他的前任纳粹主义者一样——可以看出任何不能反映他自己的形象以及他的种种虚幻的偏见；这一点与佛兰兹——法农、杰克——拉欣和其他著名的研究者所研究的现象相似。

白人种族主义者认为，在黑人身上所看到的虚幻的侵略性是他们采取严厉措施的理由。今天的结局是缓慢的，但确是将南非和平的和崇高的人民变为一种群众

性的暴力力量，毫无疑问这与种族隔离制度的邪恶的法律和作法所强制造成的是一样的。

南非侵略邻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行动是由它蓄意的政策和自然趋势所造成的后果，而这种政策和趋势则是由它的围困的国内局势，充满专断和无情地剥夺基本人权和人类尊严所造成的。

受到罪恶信念促动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已经是不可信的了，他已经由于无视各项协议，丧失了国际公众舆论的信任。这些决议本来是通过自由参加的关于纳米比亚独立进程的谈判而产生的，正如产生了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情况那样。比勒陀利亚给予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境内罪恶势力的援助和大量支持无耻地违反了公认的国际承诺。比勒陀利亚政府不仅没有谴责它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而且它还加强了它的军事部署以及它的种族主义的政权，从而将这块领土变为它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攻的前沿阵地。

对安哥拉、莱索托、莫桑比克和博茨瓦纳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和一再的违反主权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更有甚者，种族主义政权拒绝承认或对这些受害国给予任何赔偿。这一切只能使国际社会对南非产生仇恨和一致的谴责。

在这四十周年纪念的日子里，联合国所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权利应当予以充分实行。

以联合国人民的名义发出的这种愿望是完全正当的，他们决心使南非的后代人不再遭受战争的痛苦。

我们这个组织无疑没有贬低自己。它的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一直采取大量的努力，唤醒世界公众舆论，对此，我们愿祝贺委员会的主席，我们的同事，尼日利亚的约瑟夫·戈尔巴大使。

我国代表团同意许多其他国家代表团所持有的意见，联合国应当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种族隔离政权实施强制性制裁，这是这个国家罪有应得的后果，因为他的行为已经无视了保护这个组织的原则与宗旨。我们知道，这种实施第七章规定的决心基本上取决于有限的几个政府，这些政府对南非人民在他们的斗争中所表示的情感与非常明确的信息持有一种奇怪的冷漠。

因而，以所为道义的名义向尼加拉瓜宣战难道就是言之有理与正当的，而与此同时又拒绝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任何行动，这一切难道是正确的吗？南非人民不会听信所有的捏造和同种族隔离勾结的企图。他们所寻求的是瓦解和彻底消灭这个可恶的制度。因为这是为人类和人类的尊严所进行的斗争，以便帮助建立一个新的南非，国际社会必须作出承诺，采取具体和持续的行动。

例如，在这一方面特设委员会和我国起草的在运动中反对种族隔离，它是国际青年手中的一个重要和有用的武器。我国代表团希望这个公约将得到广泛的支持。

在不到二十年间，南非有两名杰出的个人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还有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发动的英勇斗争，它是鼓舞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多数是手无寸铁的男女儿童的圆拳，他们每天都表明，他们对自由的要求是无限的。

纳尔逊·蒙迪拉在二十五年的监狱生活中仍然坚持这一信念。因此，10月11日，当庆祝国际声援南非政治犯日的时候，我国发动了一场宣传运动。

要求立即无条件地释放纳尔逊·蒙迪拉和所有反种族隔离政治犯的请愿应当寄给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A C A P，信箱号2034，布拉柴维尔，刚果。

卡斯特罗·巴利什女士（哥斯达黎加）：关于议程项目35，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辩论，触及了大会议程上的一个长期的问题。可能这是一个在联合国各个讲

坛上得到最充分的辩论的问题，也是大会和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充分辩论的一个问题，哥斯达黎加七年来是这个特别委员会的成员，我们曾行使副主席的职务，此后又行使主席的职务。

正如已经多次说过的那样，这种令人憎恨的政策，一个明文制定和制度化的国家政策已经被联合国大会宣布为“反人类罪”。

为了执行这项制度，比勒陀利亚政权多年来篡改法律，加强行动，以实现这一目标。在这些情况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集体区域法，通行证法，班图教育法令，定居和班图斯坦制度，这一切法令的目的就是要剥夺南非黑人的全部权利，不公正地剥削他们的劳动力，从而用铁腕手段压垮人民为争取权利和自由而进行的斗争。

为了进行镇压活动，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不得不宣布紧急状态令，并在国内各个城镇都部署了军队。几百人被杀，几千人受重伤，其中还有许多儿童。几千名人民的领袖被关进监狱，报告员库马尔·米特拉先生已就这个问题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在这些最近发生的严重事件之前，博塔总统的一些声明曾给人带来了一线的希望，人们以为他有可能真正和有效地改变其政策，并承认南非黑人绝大多数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声明不但在被压迫的南非人民或黑人绝大多数中，而且使整个世界都感到十分沮丧，在本大厅就可看出来。

南非的领导人已经肯定他们的政府已作出决定，维持种族隔离政权的所有基本内容，他们拒绝承认人的平等权利和价值，他们拒绝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所享有的合法政治权利，无条件释放自由战士尼尔逊曼德拉的建议遭到了坚决拒绝，尽管世界各地的著名人士、国家元首、教皇保罗二世，教育家、哲学家、作家和学生都作出了呼吁。其他政治犯也被监禁和处决，尽管社会各阶层的呼吁采取一次要求宽恕的行动，诗人本杰明摩洛哥伊斯还是被处决。

关于这种全面破坏基本人权的现象，我愿在此引述联合国秘书长10月23日在他对大会所作的重要发言中的一段话：

“联合国所产生的一个显著特点之一是国际社会对于促进人权的问题极为关注。有必要在一些社会里停止破坏人权的活动，特别是遭到普遍谴责的，极为独特的和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因为在这个制度下，种族歧视是由该国本身组织的，这种局势清楚地表明，当人权遭到破坏或者被压制的抵抗运动暴发之时，当抵抗运动遇到了暴行，为此所付出的政治和经济代价将会是巨大的。光是国际社会所施加的压力就足以解决这一局势，这将能够建立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表明我们是多么认真对待《宪章》第一条中所载明的联合国的宗旨。”（A/40/PV.49，第八页）

南非种族隔离政府的领导人决不应该忘记，南非是联合国创始国和《宪章》签署国之一，它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都有责任遵循这些原则，并支持这些原则。因为它们是联合国的存在的基础。光凭这一点，而不提世界公众舆论的压力和被压迫人民以及黑人绝大多数的反映，南非政府就应该在局势尚未发展到极为严重的时候，对其国家种族歧视的制度进行真正的改革，废除一些具有立法性质的法令，这些都包括在反对种族隔离特委会主席和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主席戈尔巴先生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发言之中，他说：

“……废除集团地区法，全面废除控制难民潮制度和通行证法，……停止国家将每一个南非人分为四大类种族之一的种族分类制度，废除班图斯坦和班图教育制度，最为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一个联合、民主和非种族歧视的社会，并实行一人一票制。”（A/40/PV.51，第17到18页）

我们愿加一点，“以及一个自由的社会”。

对于致力于建立使每一个人能够,也必须行使其不可剥夺的人权的参与制和代表制的民主,独立和自由是我们体制化生活的现实,我们热切希望,南非的统治者最终将能够明白这一点,并决心采取重要和决定性的,但并不困难的步骤,正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这一步骤能够区分当今盛行的不公正和暴力的行为,这些行为使得所有公正的人遭到破坏和杀害,上述的步骤还能够和平解决争端,这一开始就是联合国的目标之一,它也能够最终消除南非社会存在的可怕和可耻的制度……种族隔离制度。我们诚恳希望,这也能够消除纳米比亚的种族隔离制度,这将能够给予受压迫的人民带来独立和自由,纳米比亚人民在南非的非法殖民统治下遭受了大量的痛苦,同时也必须停止对临近的前线国家所采取的敌对和暴力的行为,非洲这一动乱的地区最终将能够取得和平,正如《圣经》所告诫的那样,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向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实现,那么,其他一切就将能够自行出现。

贾雷特先生(利比里亚):大会再次辩论南非政府所采取的种族隔离政策,这种政策是引起这一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源,他威胁着国际和平和安全。在这种种族歧视的制度之下,四百五十万白人继续对二千三百万黑人实行破坏,而不尊重他们的基本人权。土著居民被驱赶,并成为在外国黑人家园中傀儡政权统治下的公民,许多黑人工人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庭,以便不致于饿死,因为他们无法在那些得不到工作的地区自由生存,那些无法与对所谓白人区雇佣的战俘居住在一起的妻子被迫放下破坏法律的行为,或者变得不忠诚。

黑人被迫成为所谓班图斯坦公民,他们的正当的南非公民权以及在他们出生的土地上进行投票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他们生来就有该国的国籍,但是他们却被作为外国人被驱逐出这个国家。他们遭到了南非警察的追捕,被当作“非法移民”,并剥夺了他们参加自己国家的政治生活的权利。那些受到录用、生活在所谓规定的白人区的黑人继续遭受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和镇压性的法律的折磨,包括臭名昭著的通行证法。面对南非人民强烈反对这些不公正现象,种族主义政权当权动用大量的军队镇压手无寸铁的示威者,造成几百人的伤亡。许多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以

及几千名无辜的人遭到逮捕。南非当局以为用死亡和监禁就能够扑灭人民斗争的烈火，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同样的反抗，而且压迫越大反抗越强。

我们认为必须重申这些人类已经熟悉的悲惨事件，因为，南非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表面的改革，来蒙骗那些好心的人们，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社会和其它地方都坚决谴责种族主义。我们借此机会提请国际社会注意不要被南非宣传所蒙蔽，例如最近博塔总统的讲话。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不能把骗人的改革当作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

近几年来，南非当局加紧了政治骗局和军事镇压的惯用手段，以维持并加强他们的种族主义统治，欺骗世界公众舆论。他们大肆宣扬他们愿意通过宪法上的改革改善种族关系。而这种做法的目的就是为了继续使所有重要的权利都掌握在一小撮白人种族主义者手中，利用少数几个有色人和亚洲人装点门面。南非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使种族隔离制度长期化、合法化。

比勒陀利亚政权不仅在南非国内实行这种不仁道的政策，而且把这种政策扩大到该政权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另外，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不断进行国家恐怖主义活动，以在南部非洲建立霸权。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该政权使用了威胁、敲榨勒索、颠覆和大规模的恐怖主义活动等手段。在今年一年中，我们目睹南非对其非洲邻国安哥拉、博茨瓦纳和莱索托不断进行侵略活动，制造边境事件。

种族隔离同构成我们社会基础的各项道德和政治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只有消灭种族隔离才能在南部非洲实现和平。那些本来应当执行法律、维持秩序的人所进行的逮捕、任意拘留、强迫迁移政策或暴力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要解决问题就只有建立一个公正、民主的社会，其基础应当是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平等，对于人类尊严的平等尊重。

1985年7月20日所宣布的紧急状态也不过是一场最新的骗局，以使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少数政府能够毫无顾及地进行镇压。臭名昭著的南非政权给军队

和警察以极大的权利，大肆进行任意逮捕，下令对和平的示威者开枪，从而，该政权进一步加强了它的令人憎恶的政策，这是对国际社会的极大蔑视。

对博塔先生的种族隔离政策是不可能进行任何改革的；它只能被彻底根除。有些人和我们一样谴责种族隔离，但同时却反对孤立南非，这只能使黑人群众相信图图大主教所说的话：

“西方似乎是在说牺牲黑人是可以的，似乎是在告诉我们关键时刻来临的时候，你是决不能相信白人的，因为白人将往往抱成一团，说血总比水浓。”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是不可能作为半奴隶半自由人生活下去的，而且告诉我们，自由的力量最终即将获得胜利。最重要的是，人性就是如此，即，人将继续为获得他们的尊严、自由而斗争，直到他们胜利或牺牲。南非是不可能把所有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包括那些生活在南非的人，都杀光的。

南非今年所发生的事件应当提醒我们，我们大家都卷入到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了，因此中立是不可能的。不是同它进行斗争就是给它默契的支持。我们的肤色和国籍同我们就支持还是反对消除罪恶的种族主义如何作出抉择毫无关系。

这次在这样的背景下，利比里亚政府认为迅速执行大会1982年12月9日第37/69C号决议是非常重要的。该决议除了其它事项外重申大会认为按照《联合国宪章》第7章实施全面和强制性的制裁措施是最有效和最合适的途径，通过这种途径国际社会能够帮助南非被压迫人民的合法斗争。然而，特别令人遗憾的是安理会和大会有关种族隔离政策问题的决议和决定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其原因是南非同联合国某些西方国家的越来越多的合作。它们给种族政权的政治、军事、技术、经济和财政援助纵容种族政权蔑视联合国。

南非种族政权非法做法和南部非洲局势的继续使联合国必须重申过去有关决议和决定所表达的要求，寻求执行这些决议和决定的方式和途径。联合国各会员国有责任尽力结束非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种族隔离被一致谴责为危害人类罪。

利比里亚代表团赞赏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努力，完全同意递交给大会的报告中所载的建议和行动纲领。

利比里亚政府一如既往地致力于完全消灭种族隔离并在南非建立一个多数人统治的民主社会。我们重申我们支持自由战士和南非被压迫人民，他们正在反对比勒陀利亚种族政权进行一场公正和勇敢的斗争。

黑田瑞夫先生（日本）：在世界许多地区仍然存在种族歧视的现实，这的确是令人遗憾的。这是一个顽固和根深蒂固的问题，跟人类历史一样古老。尽管如此，我们不应该放弃对它的斗争；相反，我们必须加倍努力，种族主义在哪里出现，我们就要在哪里消灭它。

今天种族主义最突出的几个例子就是南非的种族隔离，种族隔离就是制度化的种族歧视。自然，我们争取种族平等的努力首先应该针对这个国家。

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看到南非局势严重恶化。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法仅仅是给已经十分猖獗的暴力火上浇油。黑人暴动，表示他们的不满和挫折，这是由于他们遭受了镇压而引起的。南非政府企图通过武力镇压暴乱，这一切不幸导致成千上百人的伤亡。但是，必须认识到只有一劳永逸地废除种族隔离才能结束这种暴动。因此，南非政府必须放弃通过武力镇压动乱的徒劳企图，南非政府必须采取真正的措施从根源上解决这些困难。

日本政府充分尊重关于种族隔离的这项决议，日本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采取恰当的措施使南非政府相信它应该结束种族隔离政策。实际上，日本的措施是工业化民主国家所采取的措施中最严格的国家。

日本与南非没有外交关系。更不用说，日本不承认所谓的班图斯坦国家。

日本不仅严格地遵守安理会第418（1977）号决议对南非的武器禁运的规定，而且也不向该国提供任何类型的军事合作。在核发展领域，包括和平利用核能领域日本与南非绝对没有任何合作。由于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武器灾难的国家，日本特别严格地遵守这一政策。

在经济领域，日本禁止日本国民或日本管辖范围内的企业在南非进行直接投资。此外，日本还要求日本外汇银行和它们的分行不要给南非任何贷款。

日本也不鼓励与南非的文化、教育和体育接触。日本外交部对那些要求来日本从事文化和教育交流或体育活动的南非人不发签证。日本外交部将尽力确保这一政策得到严格的实施。

日本一直给联合国向南非被压迫人民提供人道和教育支持的基金和方案大量专著。在将来，日本将继续提供这种人道援助。

1985年10月9日，鉴于南非最近的事态发展，日本政府宣布除了已经生效的严格措施外，决定对南非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新的措施包括：更严格的实施现有的法律和规定，禁止出口可能帮助实施种族隔离的武装部队和警察组织活动的计算机；努力敦请一切有关方面进行自愿的合作，停止从南非进口克鲁格兰德金币和其它金币；努力增加日本同南部非洲国家有关开发人类资源领域中的合作，以便提高该地区黑人的地位。在宣布这些措施的同时，日本政府重申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重申日本希望南非尽早实现消灭种族隔离的目标。

去年南非持续动乱和一系列骚乱及镇压夺去了七百多人的性命，南非的局势目前十分严重。日本政府目睹这个局势，认为南非政府必须明确表明它打算废除种族隔离并且无条件地与黑人领袖就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进行讨论。日本呼吁所有有关人士一起努力寻求建立非暴力局势。

日本真诚希望南非政府听取国际社会的呼声，采取措施来保障在不远的将来种族隔离制度被和平地废除。

最后，我愿向在我之前讲话的发言人一样，表达我国政府对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和反对种族隔离中心所作出的艰巨努力表示诚挚感谢。日本政府保证给予这些机构以充分合作，为反对种族隔离进行崇高的斗争。

萨利先生(塞内加尔)：这次就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的辩论再一次证明国际社会深深关切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承认，这个问题构成了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正如您阁下已经充分注意到的那样，前一个星期内在这里发言的尊贵的国王们，总统们和政府首脑们都无一例外地表达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关心，并重申他们致力于根除这个问题。为根除种族隔离而斗争就是为遵守和促进人权而斗争。也是在南非实现一个民主的多种族社会而斗争。而最终是为南部非洲和平的到来而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们必须尽快地以某种合适的方式行动，因为南非的局势正在迅速恶化。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只确认了鉴于比勒陀利亚野蛮镇压不断升级，南非英勇人民继续处于动荡局势。

面对南非人民的英勇和坚决抵抗，比勒陀利亚政权自从1985年7月21日以来实行紧急状态，因而加强它们对南非黑人多数的镇压和压迫制度，而这些黑人多数唯一的错误就是要求获得尊严、自由和生命的基本权利。

然而我们很高兴注意到国际社会动员起来反对南非专横措施的这一升级，并且动员起来根除种族隔离。因而安全理事会在表达愤怒和普遍不赞成的同时，谴责实行紧急状态，在1985年7月26日第569(1985)号决议中，安理会呼吁那些还没有对南非采取适当自愿措施的联合国会员国采取措施。这样国际社会在质量上和数量上增加了对比勒陀利亚制裁的压力。

人们可以回忆到象以往一样不幸的是比勒陀利亚政权对此的唯一回答就是在内部继续一意孤行坚持顽固政策，在对外关系上完全忽视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进行颠覆和侵略，并且利用纳米比亚的国际领土作为基地。同样通过在那个领土上建立设施，通过所谓的多党会议和一个国际社会一致认为无效的自封临时政府，南非政权明显的表明，尽管联合国在这方面通过了许多决定和决议，它决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

因此毫无疑问比勒陀利亚在决定对国际社会的一切呼吁，对授权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联合国机构安全理事会的一切警告，对整个世界包括那些仍然抱有希望以为在种族隔离制度中进行宪法改革就可以改变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都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的同时，已经选择了以顽固拒绝尊重基本人权和实行多数人统治来蔑视整个国际社会和世界良知的道路。

这种在某些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法国和其它国家以及欧洲共同体的国家和日本实行有限制裁之后所采取的顽固政策和对理智和法律的蔑视，明显的表明国际社会需要加快一致和相互联系的努力才能通过实行全面强制性经济制裁，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制度，这是在这个大陆的南部出现普遍内战之前权种族隔离政权头脑清醒的唯一办法。

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有义务充分行使《联合国宪章》赋予它的任务，并且根据《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有约束力的制裁，我们刚刚庆祝了《联合国宪章》四十周年。的确，我们今天都认为是不可缺少的联合国的信誉和名誉正处在危险之中。

我希望在这里重申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和非统组织现任主席迪乌夫先生阁下代表非洲在联合国四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之中在这个讲坛上提出的建议，在不晚于1986年6月10日，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关于对南非进行制裁的国际会议。

现在是必须作出决定的时候了。在同一发言中，迪乌夫总统说：

“我们必须在时间来得及之前注意到历史的教训，因为种族隔离追随者的失败现在是肯定无疑的。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长期受苦的南非人民经历了一场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所强加于他们的斗争，他们只是希望逐步建立一个所有人的自由都有保障、多民族、平等和民主的社会。如果智慧可以占上风的话，就必须建立一种讨论的气氛，首先要求无条件释放南非所有政治犯，包括纳尔逊·曼德拉，解除紧急状态，废除压制反种族隔离的政治和社会运动的立法，特别是在比勒陀利亚当局和解放运动以及南非爱国力量的合法代表之间开始进行坦率和诚意的谈判。

在这方面，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建议应该得到充分的注意，而且应该得到充分的支持，以便国际上能够采取统一和协调的行动，在这个世纪内消除种族隔离制度，首先应该在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范围内采取具体和强有力的行动，并且真正的表明国际社会声援西南非人民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以及前线国家的。

非洲各国政府和人民继续对联合国寄予很大的希望，联合国有义务对非洲各国人民的愿望以及世界各国人民作出明确的响应，制止南非黑人的流血事件和苦难，推动作为旧金山宪章基本目标的世界人权与和平的事业。

这是所有部门以及正在进行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人民有义务承担的必要条件。在这一方面，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已经得以制订一项在体育方面反对种族隔离的国际公约，我们应该对此表示欢迎，已经开始签署、批准和执行的这项法律文件无疑将有助于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崇高事业，人们已经在这里指出，这场斗争是争取人权和人类尊严的斗争。

伍尔科特先生（澳大利亚）：几年来在南非形成的风暴已经开始冲击，空前规模的人类悲剧表明了南非政府并不愿意接受必须立即进行的根本变革。

除了核战争的危险，以及有效控制军备和裁军的紧迫性之外，国际上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一直是南部非洲的有关问题，即种族隔离、南非继续阻挠纳米比亚的独立，以及南非奉行破坏邻国稳定的政策，当然主要是种族隔离问题，这是所有问题的根

源，在联合国创立四十周年的纪念会议上许多发言都指出了这一点。

在人类历史上，人类有时面临某些内在的恶劣局势，这种局势如此严重以至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必须继续努力消除这种局势直到最后取得成功。种族隔离制度就是这样一种罪恶的根源。

许多年前，南非早期历史的一位有名的人士简·史马特斯写道：“旧非洲已经过去，白人种族应该面对他们本身所造成的新的局面。”令人悲伤和遗憾的是，许多年来，许多人和联合国不断向南非提出了警告都没有得到注意。如果白人少数决意试图长期维护具有许多特权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从根本上否认基本权利，并且以威迫而经常是残暴的行动无视没有特权被剥夺权利的大多数人必然发出的愤怒声，那么流血事件就只能继续不断增加。

我并不想在这里重复，又陷入通常的对种族隔离的谴责。但是，种族隔离制度否认联合国所支持的一切原则。种族隔离制度背叛了联合国创始国的理想，并且反对《世界人权宣言》所载的人类基本人权。

自1984年大会上届会议辩论这一议程项目以来，南非内部的局势、国际上对这种局势的看法、以及国际社会对这种局势所作出的反应都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

在南非，南非政府答应进行有意义的变革，但是几乎没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南非政府在全国的范围内把有限的政治权力扩大到在南非被称作有色人种和印裔人的三百五十万人的范围内，而几乎没有给黑人什么权利。南非政府废除了某些人们比较憎恨的卑劣的种族隔离规定。但是这些改变起什么作用呢？在很大的程度上这些改变是表面的，而且是不够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已经到了黑人不能容忍的地步。反对政府的人继续不加任何指控就被拘留。南非政府继续致力于执行种族区域法和其它法律，维持正的种族隔离。国家的教育制度基本上仍然实行种族隔离。南非政府杀害、监禁和流放了几乎所有黑人领导人，没有留下任何同其

谈判的可靠或具有代表性的南非黑人。

已经发生的这些变化的根源并不是思想意识的改变，而是经济和政治的压力。种族隔离制度仍然是南非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 意增加的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压力意味着必须给种族隔离制度以比较不残酷的面目。

1985年9月南非货币的急剧贬值以及南非政府在重新安排国际债务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向南非的商业界领导人清楚地表明有必要进行变革。 以南非的一些主要的商人已经采取大胆但并非及时的步骤，在卢萨卡同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进行讨论。

这正是由于南非政府拒绝支持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使得南非黑人放弃寻求和平变革，而采取暴力。 南非政府模棱两可地大谈在“一个有意义和公开的论坛上”进行对话，但是一些必须讨论的问题显然又不准列入议程，唯一能够代表南非黑人说话的人要么已经进入坟墓，要么被监禁，要么在逃亡之中。

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那些被杀害、打伤和拘留的人们的数目，说明南非的暴力正在加剧。从家里的电视屏幕上，我们看到了南非今天正在发生的流血和暴力。我们之所以能够比南非的人民更加清楚地了解这些事态，恰恰是由于南非实行新闻检查，这实在是一个讽刺。

一些来自南非各个社区的人们，正在努力通过和平手段，立即和无条件地结束种族隔离。 澳大利亚政府一贯支持他们的努力。 我们赞成两天前在特别政治委员会内发言的图图主教的努力。 我们欢迎统一民族阵线和黑坎肩运动等组织的成员所进行的努力，他们一直在寻求纠正南非内部的不公正，并为此多次受到迫害。我们呼吁南非政府释放纳尔逊·蒙代尔，并和南非黑人社区内被承认的领袖进行对话。

正如我们支持南非内部的人民进行努力一样，我们也承诺通过国际行动，促使南非政府认识到自己的愚蠢。 1985年9月26日，澳大利亚总理比尔·海顿先生在安全理事会特别会议上发言时指出：

“我们并不想使南非跪下来，而是要使它恢复理智。”

1985年由于南非当局以暴力对待国内和平的挑战，国际上对南非施加的压力加强了。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够统一行动，采取有效的措施，迫使南非进行和平和积极地变革。国际上已经提出或通过了一系列制裁的措施，比如禁止进行新的投资和借贷等等。澳大利亚政府表示支持，其理由有两条：第一，它们是行之有效的；第二，它们越来越受到了许多国家、尤其是那些和南非有很深的金融关系的国家支持。在目前无法实行强制性抵制向南非新投资的情况下，我们希望能够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以使得目前的自愿措施更加有效。

有人说，经济制裁从来没有能够成功地解决国际问题。他们怎么能够这样说呢？如果仅仅是因为在以前任何一起国际局势中从来没有完全和一贯地运用全面禁止制裁的措施，他们才说这样的话，那么澳大利亚代表团当然不相信这些观点。

在南罗得西亚问题上，我们曾经部分实行了制裁，成为许多压力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结果取得了津巴布韦的独立。然而，我们可以说，如果当时更加全面和彻底地实行了制裁，那么津巴布韦就能更快地取得独立。

有人还说，制裁会对黑人产生消极的影响，挫败南非最近进行的有限的改革，从经济上打击邻国，无法实现砸碎种族隔离的目标。这种观点暴露出了许多弱点。首先，结果到底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全面的经济制裁，而对于许多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所实施的有效制裁，南非却已经作出了一些反应。第二，这种关于制裁的论点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黑人、甚至包括南非的教会领袖也呼吁实行制裁。第三，这种观点还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所处理的不是一个纯经济的问题，不能仅仅考虑对南非实行制裁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利弊。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即种族隔离问题。因此，应该把经济制裁看作是对这个问题作出反应的一个部分。在某些情况下，

国际社会中负责的成员必须采取一些步骤，尽管根据它们眼前和狭隘的经济私利，它们是不情愿采取的。

1985年，澳大利亚政府在投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我们规定除非出自维持和南非外交关系的需要，禁止政府和公共集团向南非禁止任何新的投资。我们还禁止南非政府及其机构在澳大利亚进行进一步的直接投资。我们还要求所有的澳大利亚金融机构取消向南非进行的我贷款，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我们还从约翰斯内堡撤出了澳大利亚贸易官员。我们还撤销了对正在南非作贸易的澳大利亚人提供的各种官方、政府援助。我们禁止向南非出口石油和石油产品、计算机零件以及其他将用于南非安全部队的产品。我们禁止从南非进口南非金币和南非生产的所有其他货币、以及各种武器、军火和军事汽车。我们抵制了所有新的和南非大多数人拥有的公司所进行的政府合同交易，总额为20万美元。我们还决定，除非出自维持外交关系的需要，政府将避免购卖南非的产品。我们还决定限制政府向南非出售产品和劳务。我们正在为在南非活动的澳大利亚公司制订行为准则，以保证他们不在种族隔离制度目前的条件下获利。例如，这一行为准则提出，在工作的地方不允许有种族隔离，而且在招聘、就业、工资、训练和提升中，应该和澳大利亚一样有种族平等。

今年早期，当安理会审议南非和纳米比亚的局势的时候，澳大利亚政府表明，它支持实行全面地经济制裁，以结束种族隔离。

这个月初，英联邦总理们在巴哈马的纳索举行了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南非的英联邦协定》，澳大利亚对此表示欢迎。该协定呼吁比勒陀利亚当局宣布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并为此采取具体和有意义的行动，结束目前的紧急状态，立即和无条件的释放纳尔逊·蒙代尔和其他由于反对种族隔离而遭到囚禁和拘留的人，建立政治自由，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政党的禁止，并在所有各方停止暴力的条件下，发起不分肤色、政治和宗教的谈判进程，以建立一个不分种族和具有代表性的政府。

澳大利亚也欢迎英联邦政府首脑做出的决定：建立一个英联邦知名人士小组，以便通过所有实际的方式鼓励南非中政治对话和改革的实际进程的发展。

英联邦还在本月初在拿骚同意了一项联合行动方案，该方案赞同对南非采取若干经济措施，事实上，澳大利亚已经执行了其中大部分措施。

一些措施即将予以通过，它们包括：禁止向南非政府和其机构提供所有的新的政府贷款；准备单方面采取任何可能的行动阻止进口南非金币；不向访问南非的贸易代表团或参加在南非举行的展览会和贸易交易会提供政府资金；禁止出售和出口可能被南非军事部队、警察或安全部队使用的计算机设备；禁止签订向南非出售和出口核产品、材料和技术的新合同；禁止向南非出售和出口石油；严厉禁止来自南非的武器、弹药、军用车辆和准军事设备的进口；禁止与南非的一切军事合作；最后，劝阻所有的文化和科学活动，除非这些活动有利于结束种族隔离，或不会起到提倡种族隔离的作用。我们向那些至今未加以执行的成员国推荐在英联邦会议上一致通过的这些措施。

此外，与会者同意，英联邦政府首脑小组将开会审查半年后的局势，如果它们认为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它们同意考虑对南非进一步采取措施的选择。我国代表团对图图大主教在10月28日的发言中和其他发言者在这次辩论中对这一方法给予的支持表示欢迎。

最后，我愿重申，澳大利亚政府仍然决心在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和向英联邦这样的其他国际机构中发挥作用，以便对将导致南非迅速和和平的改革以及结束种族隔离的有效措施做出贡献。

奥兰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在四十届大会辩论期间，137个发言者中，125个发言者以毫不含糊的措词谈到了南非今天的局势。这表明，国际社会对南非人民遭受一小撮种族主义刽子手的残酷折磨感到极大地关切。

十月二十九日，《纽约时报》报道又有4人死亡，并指出，从去年的十二月份到今天，800人因为争取被当做人看待进行斗争而残遭种族主义者的子弹的枪杀，

仅在几个小时前，图图大主教在这个讲坛上就是这样说的。

种族隔离不仅仅是一个恶梦，有关种族主义侵犯人权行径已经写了许多页数，足以编一本浩大的百科全书。图图大主教指出，在被杀害的人中，许多是儿童，但是对这些儿童没有进行任何新闻报道。人民进行反对班图教育和所有禁令的和平示威却遭到更加严厉地镇压，新法西斯分子的回答是狗和子弹。紧急状态法——实际上对南非黑人来说从来没有停止过——激起了善良人们的愤慨，但并没有引起那些象美国那样的将自己标榜为民主和人权拥护者的国家的愤怒，它们在这个讲坛上慷慨陈词，但却只字不提它们的比勒陀尼亚伙伴的残暴行径，这些伙伴从所谓的建设性接触中得到了莫大的好处。

南非黑人群众不需要我们的同情，他们需要的是最坚定不移帮助，以便清除严重威胁着南非和平与安全的社会肿瘤，特别是在今天，当这些南非广大群众表明，所有的大门已经被它们关闭时——联合民主阵线、一个最近被禁止在开普敦举行会议的组织刚才正是这样宣布的——他们更需要这样的帮助。

比勒陀尼亚种族主义分子和其盟国不要忘记，正如蒂图斯·利维乌斯所说的，“必要性是最终和最可怕的武器”，这是种族主义者摆在被压迫和长期遭受苦难的南非黑人面前的一种选择。

我们在这个讲坛上要求，种族主义政府停止大屠杀，取消紧急状态法，并立即执行理智的声音紧迫地提出的措施，以便在南非防止灾难：这就是，流亡者返回家园，以南非人民的合法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谈判，释放曼德拉和一切政治犯，以及废除一切种族隔离的立法。

如果种族主义者鼠目寸光，一意孤行，不听取理智的声音，那么它们再也不能进一步掩盖拖延伎俩。那时，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有必要根据它们的良知和责任实行《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彻底地强制性制裁。否则，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800个黑人的死亡无关紧要，有些国家是否就是这样认为的，它们实际上赞同种族差别的看法，并不将这些南非的烈士当做人看待。

在这方面已别无选择，作出明确表态的时间已经到来。要么我们就赞成种族主义者，要么我们就支持那些遭受种族隔离政策痛苦的人民。有鉴于此，我国十分重视在体育领域里反对种族隔离的公约，我们认为，在这份法律文书提交给大会本届会议审议时，应该得到接受。

同样，我们支持非洲统一组织主席所提出的建议，即有关对种族主义的南非进行制裁的国际会议。

今天，或许我们还有时间避免这场浩劫。明天就会为时太晚，我们所有的人必须牢记在心的是，当出路的大门关闭的时候，作为历史主人的人民总是能通过很多方法开辟出一条通往实现他们深刻思想的道路的，这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一个权利。

在结束讲话时，我要再讲一点，对于南非黑人来说，将会有一个明天。在洒满鲜血的解放的道路上，一个黑人和白人共同工作的世界将会诞生，但肯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的。

曼斯菲尔德先生（新西兰）：上个星期，我国总理戴维·朗伊阁下曾在反对种族隔离委员会的特别会议上发表了阐述新西兰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的全面的讲话。今天我无须在这里重复同样的内容。因此，我将使自己的发言仅仅限于介绍我国政策的基本观点。

新西兰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制度的继续是对《联合国宪章》和这一组织赖以建立的各项原则的公然违反。

许多年来，新西兰人民一直表示他们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隔离政策所赞成的所有观点。在新西兰，我们正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建立一个在种族和睦和平等基础上的社会；建立一个在合作、相互尊重、正义和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的多种族的社会。这些事情是不会在一个晚上完成的。没有努力和资源是实现不了这一目标的，但新西兰人民已经表明，他们不会也决不在这些原则上作出任何妥协。

种族隔离是这一努力的对立面。种族隔离政策在南非的继续表明了种族主义政权否认这些基本原则，而这些原则则正是新西兰人民在我们的社会里所拥护的。

我们在仅仅两天之前，在这个会议厅里聆听了德斯蒙德·图图主教的感人肺腑的证词，在他的发言中，介绍了南非人民被迫遭受的痛苦，他们之所以忍受这种痛苦，就是因为他们要为自己争取《联合国宪章》寻求确保所有的男人和妇女都能得到的权利。我们怀着尊敬的心情聆听了他的讲话，图图主教通过他自己的生活和牧师职业寻求表达我们所有今天在座的人们都希望看到的建立一个自由的南非的理想。我们听到了他要求南非人民现在就必须生活在一个没有不公正、压迫和野蛮残暴的社会之中的呼吁，既使在面临着目前南非当局的严重挑衅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听到了他呼吁和平的铲除种族隔离，和平地建立一个黑人和白人能够——用他的话来说——“真正地得到自由”的社会。

不取消种族隔离，这一理想是没办法实现的。我国总理在对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讲话的时候再次强调指出，新西兰支持这一目标。我们现在进一步阐明这一点，新西兰不认为南非政府的所谓改革是对消除种族隔离的贡献。正象我国总理所讲的那样：

“南非政府目前拒绝与黑人团体的代表就未来的政治解决办法进行真正的对话；反之，他已扣留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并拒绝和其他人进行对话。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比勒陀利亚当局准备考虑使黑人得到平等参加政治进程的权利。他所进行的有限的改革并没有改变这个国家的根本的种族主义哲学。而这种种族主义的理论仍然继续被列入法律之内，并靠武力来支撑这一理论，南非政府一直在国内采用武力来压制黑人提出的要求，而这些黑人的要求不过是要在本国的政府中获得发言的权利；南非当局还采用武力侵略其邻国，以便削弱它们并建立自己这一地区军事统治：所有这些手段都是为了加强白人的统治和该政府反对改革的能力。正是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世界已经团结起来，决心结

束种族隔离；自结束奴隶制度的运动以来，世界还从来没有象今天在反对种族隔离运动中这样团结。我要你们了解的是，新西兰全力支持这些努力，并且将继续和联合国、英联邦和其它地区持有同样决心的国家一起努力以实现这一我们共同寻求的目标，今天这一目标显然是可以达到的。”

如果我们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采取反对种族隔离的国际行动。这就是为什么新西兰去年参加为有关采取统一国际行动反对种族隔离的决议的共同提案国，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在本届会议晚些时候向大会提出一族类似的决议。

在不到两星期以前，我国政府在拿骚举行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上，参加了草拟英联邦关于南非问题的协议书。我国总理已经申明了新西兰对履行英联邦政府各国首脑协商一致的行动方案的义务。他保证支持对南非实行迅速的、有针对性的和富有意义的经济制裁。我国总理在特别表明新西兰将严格遵循英联邦业已决定的应立即实施的各项经济制裁措施时指出，新西兰在这方面可以采取更多的行动：

“如果英联邦认为有必要的话，我们准备在采取协议书所规定的下一步骤的过程中发挥我们的作用……新西兰也将准备遵守那些规定。如果南非政府仍然扮演阻挠破坏的角色的话，新西兰将准备和其它国家一起采取进一步的集体行动，甚至不惜采用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措施，如果这些措施有助于实现在南非的和平改革的话。”

在南非进行和平改革是我们的目标。时间是不等人的，但目前还不算太晚。正象图图主教所指出的那样，南非可能将要面临灭顶之灾，但是如果南非领导中的有些人迫于压力愿意来到这个大会上并且承担他们进行和平改革的义务的话，国际社会必须竭尽所能支持他们这样做。

新西兰政府有责任铲除种族隔离制度。我们要求释放政治犯并结束紧急状态以及这种状态所产生的暴力。我们希望南非不再以对邻国的突然和血腥的攻击威胁这一地区的安全。我们寻求在南非恢复政治和人类的尊严。我们热情地希望图图主教的一个真正自由的南非的理想能够得到实现。

博格先生（阿根廷）：种族隔离制度的继续存在也许是第四十届联合国大会所面临的最为严重和紧迫的问题。没有任何其他问题能比这个问题更为震撼着全人类的良知。在本世纪后半叶，人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政治和技术进步，这一令人不能容忍的时代性错误生存简直是令人不可接受。国际社会今天更应该对南非采取紧急有效措施，这也许会有助于迅速完全坚决根除种族隔离。

这种紧迫感不仅仅是由于人们愿意恢复南非的体面生活和公正，而且是由于我们有义务坚决地对向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真正认真挑战做出反应，种族隔离制度的顽固存在是冲突的严重根源，并对正常的国际关系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其影响不仅涉及到该地区，而且涉及到整个国际社会，有良知的整个国际社会是不能对南部非洲日益增长的危机莫不关心的。

似乎很明显，南非政府并不想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最具暴力和侵犯性的表现行径。内部镇压比一年前更加紧了。仍未放弃班图斯坦化进程。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继续对邻国进行侵略行径。南非被压迫人民对种族隔离制度所进行的积极抵抗应该得到这里所有国家的同情与支持。当比勒陀尼亚政权不仅没有采取正确的具体措施，而是采取旨在维持种族隔离制度的新的和更为严厉的措施情况下，这种抵抗就更为合理了。我们大家都看到，由于比勒陀尼亚盲目的顽固态度，在那里出现了数以百万计南非人民每天遭受暴力浪潮。

阿根廷重申其最为严厉地谴责种族隔离政策，并声援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以任何理由进行歧视都是不符合阿根廷共和国建立的原则的。因此，我国政府采取了反对比勒陀尼亚的重要和具体步骤，这就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降到了最低级。空间来往关系已经停止。阿根廷忠实地执行对南非进行强制性武器禁运措施。最近，我国批准了《关于镇压和惩罚种族隔离制度犯罪国际公约》。

所有这些措施都反映了阿根廷支持非洲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力量，这也使比勒陀尼亚政权十分清楚地知道我们是坚决谴责种族隔离制度的。

虽然各国单独做出的主动行动也是有用的，但那是不够的。我们经常指出，只

有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其中包括那些同比勒陀尼亚政权保持着相当关系的国家的协调行动才能更为有效地促进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我们今天愿在此强调这一点。

因此，我们要重申向安全理事会的呼吁，应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对比勒陀尼亚政权实行具体地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种族隔离制度对和平与国际安全是构成威胁的，不再有人会对此有怀疑。联合国如果不能做出足够的反应，不仅会拖延那些被无辜剥夺基本权利人民的悲剧，而且会危险地破坏本组织的信誉、政治和道德权威。

莱格瓦利亚先生（博茨瓦纳）：正如我们早就一再警告和预料的那样，种族隔离制度最后终于烧到南非头上了。这场在一年前猛烈爆发的大火已经吞噬了800个人的生命，而且如果南非白人种族隔离制度煽动性政策的制造者们不马上清醒过来，并尽快认识到它们种族主义行径的无效性和愚蠢性，那么这场大火还将吞噬更多人的生命。南非的局势从未向今天这样绝望。该国被压迫大多数人民的激情从没有象今天这样愤怒。南非青年人对把他们受苦受难国家解放出来的承诺从没有象今天这样坚定。

要想了解南非的局势，人们就必须看一下那么多索韦托和其他城镇跑着去坟场的15岁孩子的脸上，他们抬着倒下去同志们的棺材走向他们安息的地方。当他们在呼喊口号，以激情和兴奋的表情高唱解放歌曲时，他们的脸上没有任何痛苦的迹象；这一代是已经控制着自己命运的一代。对他们来说，生活在种族隔离制度之下要比死去还要惨，如果失去了生命的根基、生命的尊严和神圣，失去了人类基本价值，人类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年青的南非人已经决定牺牲他们的年轻生命，以使那些能够生存下来的人们在一个自由的南非、一个没有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的南非的自由中生活。

然而，南非的少数白人政权依然充耳不闻。南非白人统治者有着铁石心肠，每天出现的流血和死亡，每一周举行的大规模的葬礼和无数人的流泪似乎都使他们更加顽固，他们每天都派出全付武装的部队和警察对付和平和手无寸铁的年轻的示威者，威胁要杀害更多人。我们要问：如此多的不必要的流血、死亡和痛苦都不能打动这些人，这是什么态度呢？我们要问，这些对一场悲剧作出的反映是要威胁使这一悲剧更加复杂，这是一种什么态度呢？在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每一次和平示威所遭遇的都是官方威胁要使用更多的武力来对付示威者，事实上，尽管许多无辜的人死亡，南非确实使用了更多的武力。

南非统治者告诉我们，和平的示威者使种族隔离更难以改革，使一个新社会在南非的演进更加难以开始，因此，必须要杀死这些示威者。西方世界认为，作为对目前动乱的反应，一个非种族的社会正在开始出现，它们对此往往大肆宣染。然而，我们在南非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以改革为幌子来巩固现状。博塔先生最近宣布的所谓“新南非宣言”只不过是一份使南非社会由种族决定的种族构成现代化的蓝图。如果博塔的这一份蓝图付诸实施，则南非仍将继续是一个在种族上分裂的国家，因为，各班图斯坦将只不过被改成了各个单位，而同时又在各个方面保持其以种族为中心的特点。换言之，这些所谓单位将仍然是种族隔离这一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所谓一个具有真正的共同的公民权和平等权利的团结一致的南非是根本不存在的。一个祖鲁人还会被告知，他与其他同他一样的南非黑人没有任何关系，而其他人士也会被告知这一点。

根据博塔的这份蓝图，每一个单位将根据目前开普敦的由三个种族组成的议会这种方式来管理自己的事务，同以前一样被隔绝，同时在所谓“较高一级”也只有到目前为止含义仍是十分不明确的发言权。但是，对于南非黑人来说，更具侮辱性的是，博塔的这份蓝图甚至连提出在开普敦建立第四个议院这种令人感到侮辱的办法都没有提出，丝毫不愿意满足黑人长期以来无法实现的理想。这一蓝图仍然认为南非黑人不值得被综合到南非的政治生活之中。他们仍然被保持在种族自决

的唯唯诺诺的水平，在白人的统治下赢得“独立”。博塔先生的这份蓝图只不过是避免种族隔离的悲剧出现灾难性的结局而开出的药方。

这份蓝图同其所要取代的种族隔离秩序一样，同样是种族主义的——如果说不是更甚于前者。确实，其存在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比勒陀利亚政权在种族主义的污水池中已陷入了多深。南非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对未来的看法是必须让白人继续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统治南非的所有其它种族，我们要问，由这样一个政权单方面提出的这份蓝图又能够对南非种族主义的问题提供什么样的解决方法呢？这一份蓝图的实质，其存在的理由就是要破坏大多数黑人的理想，剥夺大多数人统治的权利，以此来巩固白人至上的制度，这样一份蓝图又怎么可能不是种族主义的呢？

一个使南非实现非种族化和实现民主化的蓝图确实是需要的，但这样一份蓝图的合法性必须来自南非所有人民的集体意愿。所有对南非政治现实所作的种族主义的改变和以同样的种族主义手法混淆在南非实现变革的必要性的方案都只不过是浪费时间，因为，这些的方法并不能带来我们所寻求的解决方法。南非的每一个社区都有自己真正的领袖，他们能够参加确定自己国家南非的未来。他们准备在没有愚蠢的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坐到会议桌旁。他们不准备作，今后也不会作的就是接受南非白人为维护自己特权地位而单方面提出的蓝图。

因此，此时此刻，我们宣布，我们对于明天的南非的设想是简单的。作为这一不幸国家的邻国，我们希望它及饱受动乱之苦的人民、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能够采取我们认为是符合我们共同利益的行动。我们希望南非的流血、在南非的似乎是无终止的死亡的跳舞结束。我们希望南非人民能够越过种族分化的鸿沟、相互接触，在一个新的南非中开始和解的过程，如果拖延建立这样一个新的南非，那将极大的威胁南部非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希望在南非实现和平，而要想在南非实现和平，那么就必须在那个国家创造某些条件。

第一，紧急状态必须撤除，对集会、迁移和言论的自由所蛮横施加的限制必须取消。

第二，对和平的要求自己自由以及自己人民自由的黑人孩子的杀害必须停止。

第三，停止残酷地对待黑人和白人的政治领袖，这些领袖唯一的罪名就是要使自己的祖国摆脱种族破坏的灾祸。

第四，停止拘留黑人领袖，这些黑人领袖的唯一罪名就是要求在自己的国家进行有意义的改革。

第五，停止对那些承担着就未来的南非举行谈判的责任的黑人政治领导人的限制。

第六，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及其南非各个政党的所有长期遭到监禁的同志，将他们释放出监狱只能给南非带来极大的好处。最后，宣布大赦，以使每个现在在流放中受苦的南非人可以返回自己的家园，在一个自由的南非和平的生活。

也就是说，我们呼吁在南非有一个新的开始——如果南非要停止滑向悬崖就极其需要获得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无论怎么样的官方力量和残暴都挽救不了南非。确实，成千的南非黑人可以被冷酷的和随便地杀害，但每一个坟墓、每一个人的死亡、死亡者棺材上的每一颗钉子都永远不会成为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胜利的标志。相反，越是实行非人道的和任意的暴行，成百万的被压迫的人民的仇恨就越深，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最后，压迫者将无处藏身，就象过去的罗德西亚的伊恩·史密斯先生六年多以前才迟迟发现的那样。

我们呼吁现在就进行谈判，不要等到比勒陀利亚政权及其在外部世界的的朋友所制订的漫长的改革进程拖延我们的工作。该国面临的危险太多。仇恨的火焰有可能毁灭南非和周围国家。南非黑人准备在会议桌上进行有关真正改革的谈判。他们已经表明了态度。现在应当由白人少数表态了，这些人不断地玩弄立宪改革，企图为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争取时间。我们必须认为，这种做法得到了西方世界强大经济利益的支撑，这些西方的经济势力一直极其怀疑在南非不断上升的要求改

革的呼声，从而造成了一种深刻的印象，西方经济势力在南非的安全被认为与南非种族主义暴政的生存不可分隔的联系在一起。

然而我们认为情况正相反，我们看不出为什么如果南非陷入混乱之中西方的经济利益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安全。在目前的条件下，南非没有任何东西是安全的，更不要说外国的经济势力，因为它们被看作是造成了白人少数政权的巩固态度。这种利益迟早必须成为被压迫人民的仇恨的合法目标。

因此，合乎逻辑的是，一个关心自己在南非投资的西方世界应当成为南非改革的一部分，毫无疑问，这一问题不仅对南非，而且对该区域的和平与稳定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我们要求西方承担责任，强迫如果不是说服的话，比勒陀利亚白人少数政权要么接受现实，要么承担后果，与南非大多数人民为该国更好的未来进行谈判，或者就面对孤立无援的后果，不仅仅是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的孤独而已。西方有能力提出这样的最后通牒，南非无法在20世纪获得庇护，避免重新加入自由和文明国家之林。

我们欢迎最近英联邦最高级会议在巴哈马通过的有关南部非洲的协定。我们认为，有必要探索各种和平措施，束缚南非白人少数政权放弃自杀性的政策。我们不是不了解有一些正被考虑用来与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进行斗争的和平措施对直接有关的人事带来特别的痛苦。一些将会对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非正义的受害者和制造者都带来痛苦，但这种痛苦与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多年来给南非黑人带来的巨大的痛苦无法相比。

还有一个理由需要铲除南非的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同样很重要。南非并不是在我们区域孤立的存在着的。南非是南部非洲的一个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国家，鉴于它所拥有的资源和其白人领导人在与南非和本区域的黑人打交道时所表现的冷酷，它进行破坏的潜力几乎是无限的。

南部非洲整个区域今天正处于动乱之中，要么是由于南非直接对邻国的侵略所造成的，要么是比勒陀利亚培养的分裂运动所进行的破坏活动所造成的。这种运动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的脆弱的和宝贵的经济基础结构中制造破坏，也破坏了非洲农村生活的传统的宁静。特别是安哥拉与莫桑比克从来未享受过它们如此需要与渴望的和平，它们进行了长期的和代价高昂的解放斗争。它们今天却陷入耗费巨大、代价高昂和漫长的与分裂运动的斗争，而这些运动所获得的战争物质经常被看作是消耗不尽的，因为它们得到了西方世界的强大势力的支持，以及它们的组织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援助。实际上，在安哥拉的安盟匪帮不久将会获得华盛顿的支持者的二千七百万国美的慷慨援助，因为克拉克修正案已经被取消。在莫桑比克，比勒陀利亚甚至无耻的承认自己毫无信誉，从未遵守在历史性的恩科马蒂协议上的签字。因此，有可能吞没南非的熊熊烈火也有可能使我们整个次大陆变为废墟。在世界那个地区的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已经成为南非邻居的一个代价高昂的任务。即便提供政治避难也不再被该政权看作是人道主义行为，该政权的道德观被种族主义所歪曲，该政权甚至对其残暴行径没有丝毫的后悔，今年6月该政权追逐并屠杀了逃往到我国首都的该国非人道行为的受害者。想象一下用这种中世纪的非人道的和残暴的行径来对付一些受到命运如此残酷对待的男女老少，我们实在无法理解这种行为。

南非的解放斗争尽管受到各种打击，对流亡的无辜受害者进行任何侵略都挽救不了种族隔离。必须消灭种族隔离——种族隔离终将被消灭——以便在南非和整个南部非洲实现自由、正义与和平。

主席先生：有几位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提醒各位，根据大会34/401号决定，答辩发言第一次限于10分钟，第二次限于5分钟，各代表团在自己的座位上发言。

我现在请要求答辩发言的代表发言。

拉贾伊—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我感谢有机会还能在现在发言。我将讲的十分简短，不会用10钟。

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恐怖基地的代表提出某些油船将波斯湾石油运往南非的数字，并提到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我们还从荷兰的船运研究局得到关于同样情报的报告。

各会员国可能知道，所有运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石油的油船都承诺不将货物运给南非。因此，我国政府对这些指责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结论是，有嫌疑的油船都证明在某一个欧洲港口卸下了他们所装载的石油。但是，我们还知道，通过这些中转港口，石油可以，而且确实通过一系列交易，到了南非手里；而这些交易是我们所无法控制的。我们已经调查了对直接从我国购买原油商人的指责，但没有调查将石油转让给南非的中间人。

事实上，向南非提供石油的这一阴谋是由犹太复国主义国际网及其有名的跨国公司所炮制的，它们也是跟南非种种罪行的后台老板。

众所周知，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基地也以同样的方式获得石油，因为在被占领领土上没有石油资源。因此，以这种方式向南非提供石油的责任应该在于犹太复国主义基地。

应该注意到，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恐怖基地代表发言中所提出的数据，正是由与南非密切勾结的公司所直接提供的。因此，这些数字是真的，但不全面。它们讲的是事实，但不是整个事实。

这就是关于向南非提供石油指责的实质。但是，这些废话为什么直接来自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恐怖基地的代表之口；南非的同谋者曾企图使国际机构的舆论避开种族隔离政权及其盟国这一主要问题。现在，在我们为南非被压迫人民多数争取某种改善，至少表示口头支持的。南非人民正遭受最残酷、邪恶政策的迫害。我们获悉，今天又有些年轻人牺牲了。他们唯一的罪行，以及其他牺牲者的唯一罪行，就是想要独立，要平等，而这些是全世界公认的基本原则，至少口头上如此。

他们正为自由与平等的事业供献出他们年轻的生命，希望将来能够取得成功。现在，种族主义政权正继续残暴地进行屠杀与摧毁。

这样才是重视主要问题。这里的主要问题是采取行动，采取果断、坚定的行动，不仅反对可憎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同时反对用自己的经济力量眷养和扶植那一残暴政权的西方国家。我深信，犹太复国主义恐怖基地今天愚弄世界，提出毫不相关的问题，企图使人们的注意力脱离主要问题的企图，决不会使国际社会上当。

沙加特里先生（阿曼）：我国代表团本不想回答以色列代表的发言，但是，他混淆是非的徒劳企图与我们在本议题下讨论的人道主义问题毫无相关，许多代表团都谈到了这一问题，即南非政府和以色列执行种族隔离政策，这是事实。

因此，我们必须十分明确地指出，今天早上，以色列代表故意不提南非人民在南非可耻的种族歧视制度下的苦难。这就证明了他们间的密切联系，即以色列和南非的勾结。

而且，以色列的发言与讨论的项目无关。以色列代表指责国际组织掩盖关于以色列以及阿拉伯国家活动的真实数据。他今天早上的发言充满着谎言。我们必须十分清楚地表明，我国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没有任何关系，只要这一政权继续推行种族歧视政策，我们就决不会与它有关系。

而且，阿曼同兄弟的非洲人民有着比其它各国更密切的精神和文化联系。我们重申，以色列代表今天上午的发言完全不符合事实。

它企图忽略这样的事实，及对阿曼所试用的情况同样也可能对以色列代表在发言中提到的其它阿拉伯兄弟国家试用。以色列代表企图吹嘘以色列的所谓反对种族歧视的立场。我们知道，以色列政府是建立在种族主义基础之上的，联合国曾宣布犹太复国主义是反对人类的罪行，因此它和种族歧视没有什么两样。

戈舒先生（埃塞俄比亚）：今天早晨，以色列常驻代表在大会上的发言中企图转移视线，使人们忽略以色列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进行众所周知的勾结的情况。鉴于特拉维夫和比勒陀利亚之间勾结的历史，以色列代表如果根本不参加关于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一般性辩论的话，那倒是更为明智的。

无论如何，当以色列代表企图把劫持埃塞俄比亚的法拉沙人到以色列之事说成是犹太复国主义非种族主义性质的证据的时候，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十分吃惊。如果这一海盗行为可以作为证据的话，它倒是可以证明以色列政府蔑视国际法的各项准则和原则的目无法律态度。

以色列代表团声称，在以色列的埃塞俄比亚法拉沙人的生活象玫瑰一样美好，这是蓄意的编造，目的是欺骗国际社会，掩盖在以色列的我国同胞的真实情况，这是最卑劣的谎言行为。

我想请求大会允许我举几个具体例子来表明：法拉沙人的处境并不象以色列代表所描绘的那样美好。实际上，法拉沙人在以色列社会受到排斥，受到歧视。1985年7月12日以色列安置部的一个内部文件透露，埃塞俄比亚居住区的积极分子已经开始暴力行动，以抗议犹太教教士们关于进行入教仪式的决定。今年7月，耶路撒冷邮报就以色列内埃塞俄比亚人的困难处境作了大量报道。该邮报有一题上引用了法拉沙人发言人说的话：

“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切意志；我们非常失望。有些年轻人已经在自杀。”

这些埃塞俄比亚人被强行拉到以色列，陷入一个异族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这一社会和他们没有任何共同点，他们面临着难以对付的生活困难。他们被安置在最

动乱的地区，从而在敌对现象发生时充当了炮灰。他们在住房方面受到歧视，并得到最低劣的工作。他们被迫遵循奇怪的传统，而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自我否定和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习惯的行为。实际上，这整个做法等于是使一个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社会和经济背景的人民被迫接受犹太化。

这种经历对那些自豪的埃塞俄比亚人来说是最侮辱人格的，他们在胁迫和威胁下被骗入了这种处境。他们对新型的以色列社会和政体的幻想已经破灭，并对此开始拒绝，这表现于他们自杀身亡的人数日益增多。

由于我指出的上述事实，我非常惊奇的是，以色列代表团竟然想通过引用一个与现在讨论问题有关的问题来减轻以色列政府的劫持罪行。或许，这是不断使以色列代表感到担心的一种罪恶感。

最后，我必须指出，以色列代表团提出这样一个我国非常重视的问题，是为了进行混淆是非的辩解，以逃脱国际社会对它采取勾结种族隔离政策的政策进行谴责，这不仅具有极大欺骗性，而且是极其卑鄙的。

纳贾尔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实体的代表今天声称，我国是支持南非的国家之一。因此，我仅在此声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完全忠实于对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的所应承担的义务，并忠实于不结盟国家和阿拉伯联盟所通过的一切决议和决定，忠实于对南非实行禁运。

我仅要指出的是，首先，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是在编造数字，而且只有他本人才相信这些数字。然而，我国代表团一直和对议程这一项目的讨论保持注意。当我们可以证明这些数字的欺骗性时，我们将这样做。犹太复国主义代表的目的是为了讨论偏离真正的项目，以掩盖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南非之间的勾结。

拉祖基先生（科威特）：由于时间已晚，我国代表团感到有义务解释以下一点。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代表声称，科威特和其它兄弟的阿拉伯国家向南非提供了石油。他的这些声称完全是根据他自己的立场对航运研究局发表的报告所作的个人解释。

这些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话。 航运研究局任何报告都没有包含这种内容。 实际上，该研究局最近的一个报告指出：

“联合国大会在世界各国压倒多数的支持下，不断呼吁各国向南非实行石油禁运。 许多政府作出了反应。 ‘几乎’——我要在此强调‘几乎’一词——出口大量原油的所有国家，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即 OPEC 组织的所有成员国都采取了不向南非出售原油的政策。 但是尽管这一禁运，南非还是设法获得了原油。

“许多石油和运输公司已清楚地表明：它们不愿意冒违反石油输出国的禁运政策的风险。”

此外，海运调查局在一份正式的公报中证实，与 57 个向南非运送原油的油船有关系的公司都不是建立在科威特的，这 57 只油船都不是从科威特驶向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

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不仅在这里散布不实消息，而且还继续这种做法。 科威特与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没有关系。 科威特与其他有关的会员国一道继续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并加强全面制裁。 科威特主持了专家小组研究根据大会第 69/37J 号决议所提出的任务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进行有效地石油禁运的方法。 让我补充一点，即专家组认识到是主要的西方大国的反对，阻止了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所做出的强制性石油禁运。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一直能够通过秘密的或非法的途径获得石油。 专家组已经注意到南非继续通过各种途径、主要是通过跨国石油公司的国际网、特别是那些在南非有既得利益的石油公司获得石油；这些公司在南非在能源和石油工业方面有很大的投资。

最后，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以色列复国主义的观点是旨在使大会的注意力从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与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的特殊关系以及它们之间逐渐增加的合作方面转移开来。 这种邪恶的同盟关系已经记录在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特别委员会的第 A/40/22/ Add. 2 号文件的特别报告中。

下午 9 点 35 分散会。